毛詩箋踪辨異 第十二冊

大雅

蕩之什

毛詩箋疏雜異卷廿五上

歷城李 兆勛 譔

書如金 石斷佳 且[illegible]

大雅　蕩之什

蕩　十二月十九日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望道天下蕩蕩無經紀文章故作是詩也疏經紀文章謂治國法度聖人有作莫不皆是此經所傷之其盡廢之如案疏坿箋說非序意也經紀說賢人文章說法度也棫樸云經紀四方假案云之經之紀皆說賢人為之經紀序蓋本之為說經首二章云用人不善為總詞三章言朝臣之[illegible]善[illegible]四章言君之不明[illegible]由皆是無經紀也五章言臣容心之慾六章言君政教之亂皆是

彊禦相與嫉

[illegible]

無文章也七年云無文章之害八年云無綱紀之害次第秩然
但文章之有無即係乎綱紀之興廢故首二年主云用人不云法度
明人存則政舉也自三年以下分云綱紀文章故序亦並言之耳
經序相應顯白無呂氏蘇氏序云無綱紀文章非詩意不
亦慎乎首年箋云法度廢壞云不由舊章七年箋云常事故
法皆當就法度說蓋鄭已不能明綱紀之義矣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傳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
也疾病人矣威罪人矣箋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厲王乃以此居人
上為天下之君言其無可則象之甚疾病人者重賦斂也威罪人
者峻刑法也其政教又為邪僻不由舊章某箋義非也蕩蕩
空虛之象無無人無法云傳辟君也當釋上辟字則下多辟當

傳云辟君也不指言何辟則二辟皆訓為君與板篇二辟皆訓為法
正同多辟猶百辟謂諸侯也殷武天命多辟傳辟君也與此義同
言今天下蕩蕩然此上帝非下民之辟乎君當以愛民為心乃何以疾
病人矣威罪人矣其命此多辟使虐民也所命之多辟即下章
彊望掊克之人是矣箋改辟為僻與板篇同其以命為政教又
以賦斂刑法為疾威之事皆非經傳之旨○釋文之辟必亦反注同君
也沈云毛音埤蓋反（多五辟匹亦反邪也本又作僻注同）某此釋文有誤傳訓辟為君正是必亦反不
當又為毛音此沈云毛音埤蓋反七字當在多辟之下蓋毛音
僅存者緣鄭讀為邪僻之僻故沈重於此又為毛音耳埤蓋反
與必亦反皆音辟（此毛總訓二）辟為君之確證釋訓邊邊僻也
從三家義與毛別

無文章也七年云無文章之害八年云無綱紀之害次第秩然
但文章之有無即係乎綱紀之興廢故首二年主云用人不云法度
明人存則政舉也自三年以下分云綱紀文章故序亦並言之耳
經序相應顯白呂氏蘇氏序云無綱紀文章非詩意不
亦慎乎首章箋云法度廢壞云不由舊章七章箋云常事故
法皆當就法度說蓋鄭已不能明綱紀之義矣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傳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
也疾病人矣威罪人矣箋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厲王乃以此居人
上為天下之君言其無可則象之甚疾病人者重賦斂也威罪人
者峻刑法也其政教又為邪僻不由舊章某箋義非也蕩蕩
空虛之象無無人無法云傳辟君也當作上辟字則下多辟當作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傳諶誠也箋云
烝眾天之生此眾民其教道之非當以誠信使之忠厚乎今則不
然民相皆庶幾於善道後更化於惡俗某箋義非也其命匪諶
即承言詔所命諸侯皆不誠也
非其命多辟言此天生烝民疾威上帝明疾威所被為烝民亦互文見義
故傳疾病人矣威罪人矣即取此烝民為說言天生眾民使君
牧養之也今厲王所命諸侯皆多邪僻不誠之人是將以疾病人威罪

襄十四年左傳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又曰豈其使人肆於民上以程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與此經意可互相發

人也矣何以為下民之解乎下二句蓋起下七章歐陽本義曰穆
只見厲王無道知其必已因歎人事常有初而無終以為初以
文王興終以厲王垢也其說得之此章當以上六句為一截下二句
自為一截文義自明
曾是掊克傳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疏自伐解掊好勝解克
定本掊作倍倍即掊也倍者不自量度詔已兼倍於人而自矜
伐案定本作倍今作掊者經當從經部改之也釋文掊克蒲侯反聚斂
也又自伐而好勝人也自伐而好勝人也即傳語則聚斂也三字
當亦即箋語明矣釋詁褒聚也褒本或作捊褒捊掊字同部
故為掊故訓為聚斂矣上箋重賦斂即自顧此為說尤為此箋有
掊克聚斂也五字之明證當據釋文補李氏韓平粮毛傳本

作掊聚斂也克自伐而好勝人也大誤
天降滔德如與是力傳天灵滔惕也箋云厲王施倨惕之化
如羣臣又相與而力為之云號於忘案箋義非也傳云天君也亦
謂紂也亦以見
上章天生烝民自指上天與此不同非謂王亦自厲王之詞也承上
言此強禦掊克之人皆得在位服政事者由君陳此滔惕之德
故惟女興起之是力言紂力起之使在此位也此節上章其命多辭
其命匪諶之事但上章斥厲王此別假殷商之灵為異耳箋
泥於託君王之義故為指厲王歐陽本義詔終篇述殷紂不
宜中取一句獨斥厲王是明箋誤
而秉義類強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傳對遂也箋
云義之言宜也類善式用也女執事之臣宜用善人反任彊

潔衆慧為惡者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寇
盜攘竊為姦宄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案箋義非也下
不義從式傳云義宜也明此義不訓為宜　義善也女殷王作服
之者乘用善類之則權未皆彊禦之人而多怨慧又為流言以遂其
怨慧之私故善類不得進而寇攘用於內詛祝靡有家極
也此寇攘承上彊禦之害寇攘中國當與下侯作歐陽本義謂此箋
王若問之及下箋王與羣臣求爭皆謂厲王鄭意當然之與皆白文王曰
寸彊禦本作別者此禍也箋截斷云者亦不合
容不合與末三章箋授付云者亦不合
侯作侯祝靡屆靡究傳作祝詛也屆極家究也箋云侯維也
王與羣臣求爭而相終日祝詛求其凶咎無極已案箋義非
也此言流言之禍流言不信從之以詛祝以人情狀大抵如是不
羣臣相詛祝也
君說也○疏作即古詛字詛與祝別故各自言侯傳雜作為詛
故言作祝詛也案此疏誤也段玉裁曰作祝詛也四字一句言侯
作侯祝者謂作祝詛之事也詛是祝之類故董云詛經文三字
不成句故作字之下蓋侯字以成之詩中如此句法甚多孔以毛
傳作字為逗祝詛也為句大誤其說是也釋文作本或作詛誤與
疏同
斂怨以為德箋云斂聚羣不逞作怨之人詛之有德而任用之
案箋義非也此怨與德對文是德惠之德非德行之德且下句
不明爾德正承此德字爾德為王之德此為德豈得為人之有
德乎朱傳曰多作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為德毛義當然
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傳義宜也箋云式法也天不同如顏色
以酒有沈湎於酒者是乃過也不宜從而法行之案箋義非也

二章傳云天男也此亦當同云君雖湎於酒不湎女羣臣以湎也
女不宜從而法君之所為刺（責）臣之詞傳不釋湎字說文湎湛於酒
也毛義當然湎蹤引鄭注酒誥云飲酒齊色曰湎蓋本韓義
此用其舊說故云同女顏色其意女黃君臣言之故天不得訓
君矣蹤云湎者人之所為非天生之物殆不成語
既愆爾止靡明靡晦箋云愆過也如既過沈湎矣又不為明
晦無有止息也案箋義非也朱傳曰止容止也既愆爾止即下
式號式呼靡明靡晦即下俾晝作夜經文相承自明此章
言臣無文章也
如調如鎗如沸如羹箋云飲酒號呼之聲如調鎗之鳴其嗅
語皆之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案箋義非也下傳云則用行是

道即指此經而云則毛意當謂政教之亂如此不謂飲酒
之亂也漢書五行志詩云如調如鎗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
民心震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顏注云謂政無文理虛言嗚
皆如調鎗之鳴湯之沸涫羹之將熟也與傳義合此言君無
文章也
小大近表人尚乎由行是傳云居人上則用行是道也箋云殷紂
之時君臣失道如此且表亡矣時人化之甚尚則從而行之不知
其非案箋義非也傳云則用行是道輝維之由明所行者
即如調鎗沸羹之道政教則居人上者正謂君平不益臣
云小大近表者謂政教無不大皆亂也鄭於上句誤以為飲酒之
事乃說時人化之相為以飲酒甚義之廣狹是可同日語乎尚

授侍當作上今作尚者蓋亦鄭改字也
內罍于中國覃及鬼方侍罍也不破而然曰罍鬼方遠方
也箋云此言時人快於惡雖有不破於好然也案箋義非也此言
殷王之暴虐也內罍于中國猶言怠然于中國謂一人之然所及
者廣耳不謂時人皆然也疏以毛鄭不異誤甚侍云不破而然
曰罍可盡忘綢繆之等非飲酒之有也
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箋云此言紂之勇非其生不得其時乃
不用先王之故法之所致案箋義非也時是也文王云帝命
不時語與此同言非上帝不於是眷顧也殷自不用舊乘以致
此耳此上帝自指上天與篇首蕩蕩上帝託言者不同鄭
於此其一例失之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箋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
之屬雖無此臣猶有常事故法可案用也案此假文王之言
當指紂時說則老成人蓋謂微子箕子比干也論語微子去之
箕子為之奴皆誅而死此指三仁既亡之後故云無也
曾是莫能大命以傾箋云莫無也朝廷君臣皆任喜然曾
無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案箋義非也大命謂天命也傾
覆也曾於是典刑莫肯能從以致大命傾覆言無文章
之害也曾是莫能承殷不用廣句大命以傾承匪上帝不
時向文義自明鄭於莫字皆重君臣說乃以大命指君臣之
性命失之遠矣
人寧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侍顛仆沛拔也

揭見根顛箋云揭蹶顛撥狂絕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其根本實先絕乃相隨俱顛拔喻紂之皆臧雖俱存紂誅亦皆死案箋義非也此云無綱紀之害也本以喻賢人即序綱紀是也枝葉以喻法制即序文章是也言顛沛之形狀有可見者雖枝葉未有害而其根本實已先撥則知木之將仆矣以喻傾覆之形狀有可見者雖法制尚存而朝無賢人則知國之將亡矣名是云人之云亡邦國殊瘁是其義也枝葉即上章之典刑本即上章之老成人上章主云無文章故重在典刑此章主云無綱紀故重在根本是詩人抑揚之言也若然以枝葉喻文章而云未有害則是文章尚存序云無綱紀文章者枝葉未有害原是人言人則以顛沛之狀故言不待枝葉盡壞而木之仆已可知移以引人言則以明文章盡壞見未有害者尚然況今並枝葉亦壞乎經但引而不發序則申明作意故不同也箋於上大命以傾以誅滅為說故此傾喻君臣誅死誤也下內殷鑒不遠語以亡國為鑒箋語誅桀誅紂誤與此同

癸巳祠竈日讀詩至此

抑　甲午新春二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箋云自警者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案箋說誤也授楚語武公九十有五作懿戒以自儆弗昭語即此詩是全篇皆自警之詞不得摘其一二語以當之也蹈云案史記衛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十六年即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為諸侯之庶子耳未為國君未有職

事善惡無豫於物不應作詩刺王必是後世乃作追刺之耳

譜疏謂在流彘之前弭謗時 孔說作詩之時最為得之夫使

今日考經文雅言年為武公自言以下十一年皆迷仰士警戒之詞二年舉先王敬慎威儀為法三年借厲王迷亂荒湛為戒四年遍到武公特言其彼泉流無淪胥以亡為總下之詞風興夜寐以下至鮮不為則言其先王之敬慎則不亡也投我以桃以下至末言其厲王之迷亂則俱亡也通篇脈絡極為分明

差於楚語但言自警序必兼云刺厲王者

後即所舉陳厲王之惡亦是借以自警與板蕩刺王之作於當時

武公自警則是諸侯之詩當入國風今篇中實兼及厲王不可與淇奧同列故舉所刺以明編於大雅之義尔

者不同故序特明之云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即位平王十三年來作此詩時年已九十餘則在平王之世矣賓之初遊刺幽王知此不指者武公於耄年追思勇壯時事故十年曰亦既抱子十一年曰亦聿既耄

所刺之時經文自明故序得據以言也此作於平王之世則當列於瞻卬召旻之後而列於此者紀實也風有甘棠進居行露之上雅有常棣列於采薇之前亦其例矣鄭以篇中尔安小子等皆斥王求自警之說而不得乃取以二語當之誤矣

靡哲不愚傳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箋云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為客貌若不肖然案箋義非也傳云人之知愚可以觀國之有道無道耳此借人之為自警發端之詞不指王亦不指武公下句乃申明此之

哲人之愚亦維斯戾傳戾罪也箋云賢者而為愚畏懼於罪也案箋義非也斯此也斯傳刺戾為罪亦此人君罪也言賢者而為愚亦惟此人君之道之罪所以導羣臣使盡言也楚語云自

事善惡無豫於物不應作詩刺王必是後世乃作追刺之
耳（譜疏謂在流彘之前弭謗時作之與此疏自相乖違誤也）孔說作詩之時寂為得之夫使
武公當厲王時而有此作則是刺時君（惡）（一忘）失自不妨（臚舉）
（失政）罪而謳之告誡（異其問之而改過）今但為追刺其人已往無所可挽回則是之意
主自警之特借前世暴君以為鑒耳（何有於借鑒之人咎責不休而自警之之意畢以斥語者字）
（未惟言亦言女之亦子者為）
呼之迄小事鮮不為則皆武公自警之詞年十語及厲王其前
後（即）所舉（陳）厲王之惡亦是借以自警與板蕩（言主刺王）刺王之作於當時
者不同故序特明之云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又史記十二諸侯年
表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即位平王十三年來作此詩時年已九
十餘則在平王之世矣宣之初遣刺（武王於宣王為父當親老師也之義也且）武王知此不能表武公於耄
年追思勇壯時事故十年曰亦既抱子十一年曰亦聿既耄作

（差於楚語但言自警之序必兼云刺厲王者武公自警之則是諸侯之詩當入國風今篇中實兼及厲王不可與淇奧同列故舉所刺以明編於大雅之義爾）

所刺之時經文自明故序（得）據以言也此作於平王之世則當列於
瞻卬召旻之後而列於此者紀實也風有甘棠進居行露之上
雅有常棣列於采薇之前亦其例矣鄭以篇中亦安小子等
皆作王求自警之說而不得（乃取）故以二語當之誤矣
廉哲不愚傳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箋云今王政暴虐賢
者皆佯愚不為客貌若不肖然案箋義非也傳云人之知愚可
以觀國之有道無道耳此（借人之為）自警發端之詞不指王亦不指武公
下句（乃）申明此之
哲人之愚亦維斯疾傳疾罪也箋云賢者而為愚畏懼於
罪也案箋義非也（斯此也斯）傳刑疾為罪者此人（君）罪也言賢者而
為愚亦惟此人愚無道之罪所以導羣臣使盡言也楚語云自

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詔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
朝夕以交戒我閔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與此經意
互相發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傳覺競之訓
教也覺直也箋云競強也人君為政覺強於得賢人得賢人
則天下教化於其俗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言在上所以
倡道案箋義非也此陳賢先王得賢之效也無競二句出烈
文篇彼下句云於乎前王不忘傳前王武王也此詩引之蓋亦詔
武王矣言得賢以訓教四方故無有強於武王者其覺直之法
乃四國皆順之是其強也有覺德行即烈文不顯維德也四
國順之即烈文百辟其刑之也皆申明覺競之義知此詔先王者

下章內敷求先王即蒙此言之又其在于今肆皇天祐當皆
對往古言故知然也自此以下迄終皆述卿士警戒之詞
訏謨定命遠猷辰告傳訏大謨謀猶道辰時也箋云猶圖也
大謀定命詔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考鄙也為天下遠圖庶
事而以策時告施之案箋義非也此詔賢人告先王以遠道也下句
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言先王有賢人詔相之故得安其位矣皆與
下章作反勞陳奐曰成十三年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命天地之中以
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
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詩云威儀則定命當依左傳為說是也又
襄三十一年左傳衛北宮文子曰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民所不則
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彼以維民之則為能有國家終職位之意與經義

正合箋以命為命令告為告民謝會周禮為說迂矣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箋云于今紹今厲王
也興猶當也王當為小人迷亂于政事者以傾敗其功德荒廢
其政事又湛樂於酒言愛小人之甚案箋以今為厲王是也今
為厲王則上章所陳為先王明矣興起也興起迷亂之人于執
政之位即昔湯篇所謂曾是在服女興是力也顛覆厥德與上章
詩撲遠猶辰告相反荒湛于酒與上章敬慎
威儀之所板篇所謂威儀相反也荒湛于酒總云酒于酒
耳孟子曰樂酒無厭詔之荒箋以荒厲政事湛厲飲酒非是
此皆云不敬慎威儀之事與上章相反
(經表小文)
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傳紹繼共執刑法
也箋云罔無也女君臣雖好樂嗜酒而相從不當念繼女之後人將傚
女所為量廣索先王之道與能執法度之人乎切責之也案箋說

誤也朱傳曰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己之辭也復凡云女云爾云小子者
放此是也侯苞云衛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
于其側林之語亦云安戒我教導我是其義矣宣十四年左傳夫
差而忘越王之殺爾父乎亦是令人呼而告之英雄之復讎賢
君之自警之其意一也箋誤以女為女厲王故自此以下於詩之意鮮有合
矣厥其也厥紹詔厲王之子宣王也此厥紹與上句厥德皆指厲王
周本紀厲王出奔於彘厲王太子靜遂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
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是為宣王詩云女武公雖
然湛樂之從得弗念厥德繼迎死之不暇乎此皆由厲王罔克
廣求先王及共執明法之人故此也言不敢用賢慎則已有流彘禍
殊及深嗣也

肆皇天弗為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傳淪率也箋云肆故今也
胥皆也王為政如是故今皇天不高尚之謂仍下災異也王自絕
於天如泉水之流稍就虛竭無見率引為忘皆與之以亡戒羣
臣不中行者將并誅之案此箋與序箋不合與小旻箋亦不合蓋
為失檢小旻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箋以至政清渴為說雖未得
詩旨然清渴之喻則是也此云厲王荒湛故今皇天弗貴尚之
令之敗亡如武公曾見厲王之事如彼泉流清渴當自分明無
相率皆即於敗亡也武莽詩時厲王已亡故云然鄭云仍下災異蓋以詩作於
厲王之世也觀末章箋因見云將滅故云仍下災異耳此亡可見
風與如寐洒埽廷內維武之率傳洒灑率表也箋云率文率
法度也厲王之時不恤政事故戒羣臣掌事者以此也案箋說

誤也自此至八章鮮不為則承二章敬慎說之如先王則不亡也
下統承無淪胥以亡云皆武公自敬之詞傳訓率為表者
言風與洒埽維是武事之表率即武生在勤之義箋以此為
戒羣臣掌事者下句脩爾車馬為戒將率之臣質爾人民為戒
卿邑之大夫及邦國之君宰鑿支離其失易見鄭為此說者
彼以經皆刺厲王則於謹爾侯度之文不可通故謂戒邦國之
君因以其餘分配之耳疏用為毛說其謬是僅千里耳
用戒戒作用逷蠻方傳逷遠也箋云逷當作剔剔治也蠻方蠻識之外也
此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率之臣以治軍實女當用此備兵事
之起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案箋義非也戒與蠻對文與上句戒
兵義別王劭曰戒作詔犬戒之蠢動蠻方謂蠻荊之來威是也逷
即遯故傳訓為遠箋改為剔與沛宮箋改狄為剔同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傳質成也不虞非度也箋云質

肆皇天祚命故能保乂厥邦肆惟爾衆尚克時忱乃亦有
屑不易惟爾衆克勤乃事予其大賚爾惟爾陳脩爾車馬
弧矢矛戈干盾弗弔昔蚩尤作亂于耿有衆三苗大戾
于江淮荆舒是為不靜天用剿絶其命惟時惟幾惟
勝之戒爾衆士惟予一人無尚寧爾惟尚輔乃后以
憑先王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大艾殺厥渠魁脅從
罔治旁招俊乂厥多有徒十人同心同德予有亂十人
以能平定厥邦厥敵惟一人冒行暴虐于爾多方大
惟威用劓殄厥世用丕釐上帝降若于周多方惟
帝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時惟帝丕建
保乂有夏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大淫昏不克厥
終屑有辭于夏民弔伊尹克以爾多方于湯
革夏俊民甸四方爰暨三有宋多士實不克以
于慆心播敷奸宄以忱于爾位爰暨殷王子
弗克庸德慢為淵敺自絶于天結怨于爾多方
爾乃惟逸惟頗大不克開于民之麗乃惟以爾
多方探天之威我有周誕受厥命抑惟天
明畏自時中乂有功惟時敘乃惟爾知夏
人有服在大僚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
見士于茲洛爾乃惟爾知夏人有室大宅有
爰有積有倉有庾有年于茲洛爾乃惟爾
自作不和爾乃惟爾不克勸于帝之迪爾乃
惟爾不克奉爾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奔走
臣我多遜爾乃惟爾不克享天之明命爾乃
自絶于天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
囚之至于再至于三曰予惟時其教告之
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爾乃
尚宅爾宅畋爾田爾乃惟爾不克遵我命爾
乃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其大罰殛之非我
有周有大罪天惟畀洪于爾多方惟爾多方
罔堪顯休用奸宄奔走臣我監五祀惟爾
多方罔攸寧爾惟爾自貽哲命今爾尚宅
爾宅畋爾田爾乃尚有爾干祿爾乃惟爾
不克敬于和時惟爾多方罔堪顯休惟
帝不畀允罔固亦惟爾多方罔堪顯休
惟爾自速辜

自此至八字鮮不為別承二字叙慎說之外先王則不止也

統承

云仍下災異

云將滅

多士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天降喪于殷殷命
終于帝肆爾多士非爾有辜天惟五年須
暇之子惟下民秉彝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
愛洪舒于民我有周佑命明德克明厥
愼刑罰克明于民之獄克慎厥丽乃胥
伻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時惟天命
有改殷命爾時惟爾不克開于民之麗
不克于天越爾忱爾乃迪屢不靜爾心
未愛洪舒于民我有周誕受厥命我惟
大降爾四國民命爾乃尚寧干止爾乃
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爾乃惟爾
不蘄永力于王家我有周惟佑命有德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
至于再至于三曰予惟時其教告之我
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爾乃
尚寧幹止爾乃惟爾不克遵我命爾乃
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其大罰殛之非我
有周有大罪天惟畀洪于爾多方惟爾
多方罔堪顯休用奸宄奔走臣我監五
祀惟爾多方罔攸寧爾惟爾自貽哲命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乃尚有爾干
祿爾乃惟爾不克敬于和時惟爾多方
罔堪顯休惟帝不畀允罔固亦惟爾
多方罔堪顯休惟爾自速辜

多士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天降喪于殷殷命
終于帝肆爾多士非爾有辜天惟五年須
暇之子惟下民秉彝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
愛洪舒于民我有周佑命明德克明厥
愼刑罰克明于民之獄克慎厥丽乃胥
伻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時惟天命
有改殷命爾時惟爾不克開于民之麗
不克于天越爾忱爾乃迪屢不靜爾心
未愛洪舒于民我有周誕受厥命我惟
大降爾四國民命爾乃尚寧干止爾乃
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爾乃惟爾
不蘄永力于王家我有周惟佑命有德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
至于再至于三曰予惟時其教告之我
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爾乃
尚寧幹止爾乃惟爾不克遵我命爾乃
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其大罰殛之非我
有周有大罪天惟畀洪于爾多方惟爾
多方罔堪顯休用奸宄奔走臣我監五
祀惟爾多方罔攸寧爾惟爾自貽哲命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乃尚有爾干
祿爾乃惟爾不克敬于和時惟爾多方
罔堪顯休惟帝不畀允罔固亦惟爾
多方罔堪顯休惟爾自速辜

多士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天降喪于殷殷命
終于帝肆爾多士非爾有辜天惟五年須
暇之子惟下民秉彝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
愛洪舒于民我有周佑命明德克明厥
愼刑罰克明于民之獄克慎厥丽乃胥
伻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時惟天命
有改殷命爾時惟爾不克開于民之麗
不克于天越爾忱爾乃迪屢不靜爾心
未愛洪舒于民我有周誕受厥命我惟
大降爾四國民命爾乃尚寧干止爾乃
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爾乃惟爾
不蘄永力于王家我有周惟佑命有德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
至于再至于三曰予惟時其教告之我
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爾乃
尚寧幹止爾乃惟爾不克遵我命爾乃
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其大罰殛之非我
有周有大罪天惟畀洪于爾多方惟爾
多方罔堪顯休用奸宄奔走臣我監五
祀惟爾多方罔攸寧爾惟爾自貽哲命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乃尚有爾干
祿爾乃惟爾不克敬于和時惟爾多方
罔堪顯休惟帝不畀允罔固亦惟爾
多方罔堪顯休惟爾自速辜

君也此時美氏失職亦不肯趨公事故又戒卿邑之大夫及邦國
之矣平汝美氏之事□慎汝為矣之法度用備不信度而至之事業
箋義謂已見上[illegible]不雷[illegible]也胡承珙曰毛
云非度者即經策度之度惟謹度故用戒其非度書微子卿
士師之非度馬融注云為非法度之事是也襄二十三年左傳鄭
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於
歸其祭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武量非焉可以後亡
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生敬戒不生富也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策
度用戒不雷鄭子張其有焉此引詩以不雷為敗度之事與毛云
非度正合其說是也釋文非度待洛反下不信度同混毛鄭而一
之義也雖有脫誤

慎爾出語傳語善云也箋云云語教令也案自此迄[illegible]鮮不為
則皆以語言威儀為戒蓋武公天資高明學養深邃故其自警
者惟在於此正謹小慎微之意傳訓語為善云見慎之文慎雖其
言已善而猶謹其出也鄭語刺厲王則語言不倫乃改訓為教
令祇形支絀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傳莫無捫持也箋云
由於逝往也女無輕易於教令無曰苟且若是今人無持我舌者
而自能恣也教令一往行於天下其過誤不可得而改也案箋義
非也由用也見君子陽二傳逝遠也見十卦之間傳無易由言謂無輕用出言與
小弁君子無易由言義同無曰苟矣莫捫朕舌作一氣讀申言易
由之狀言不可逝矣即駟不及舌之言申言無易由之故也

無之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之孫繩之萬民靡不承
傳讎用也箋云惠順也教令之出必賣物之善則其售賈貴物
惡則其售賈賤德加於民之則以義報之王又當施順道於諸
侯下及庶民之子弟繩之戒也王之子孫敬戒行王之教令天下
之民不承順之乎之承順也案箋義非也此言謂臣下之言也傳
訓讎為用者僖五年左傳夏必讎之杜注讎之於對也誰人之則
對答之是能用之故為用也与上傳由言傳訓同義異德之惠之
德謂臣下有德於己者也如於臣下無言不見用無德不思報以
順於朋友庶民小子則如子孫繩之萬民靡不承矣之子孫敬戒於此序
常居民上也自白圭之玷至此申言慎爾出語無及用人之之事
漢書顏注云無之不讎之對也賞當其之也無德不報之之受人之

德必有報也義与毛合韓詩作無言不酬義同箋改讎為售
与毛韓皆不合与禮記注亦不合此小子与庶民共文當為箋說為
庶民之子弟与下小子指武公者不同釋文靡一本作是授箋但解
不承為承是鄭本作是字疏云無有不承順而奉行之以無有釋
經之靡是孔本作靡与鄭不同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傳輯和也箋云柔安遐遠
也今視女之諸侯及卿大夫皆腸肩諂笑以和安如顏色是於正
道不遠有罪過乎之其近也案箋義非也此承敬爾威儀
二句而申之之也視亦古字通庶鳴傳視爾也此亦當然輯柔即
上柔素是矣言武公所以亦爾之臣者當和柔爾之顏色常當
不遠有愆過乎此言昭朝之時下爾室乃言慎獨之學

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 傳、西北隅謂之屋漏覯見也箋云相助也無顯明也諸侯卿大夫助祭在女宗之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慙愧於屋漏有神見人之爲也女無謂是幽昧不明無見我者神見女矣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奥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厞隱之處此祭之末也案箋說誤如疏云孫炎解屋漏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非鄭義也考曾子問鄭注云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曰陽特牲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鄭注云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有司徹卒[illegible]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鄭注云此於尸謖改饌當室之白孫則孫說正本鄭注矣此箋改屋爲幄改漏爲陋（疏云漏隱釋言文今爾雅作陋是改漏爲陋也）與禮記儀禮注皆不合是孫說非與鄭異鄭自與禮注異耳誤一特牲云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是改饌即闔牖戶助祭者不得在室中也箋謂助祭在（宗）廟中之室於禮之節次不合誤二又鄭於有司徹注云儐尸則不設饌西北隅者儐尸之禮天子諸侯於祭之明日所謂繹祭是也大夫則於祭之日有司徹是也（以）大夫儐尸不改饌推之則天子諸侯亦當無改饌之禮矣鄭以詩刺厲王而云改饌西北隅於禮尚亦不合誤三鄭蓋見下句云神格故謂會祭禮而說厭陽本義識其汩亂詩義非過論也相覯也屋漏中是不顯之處中（亦當謂所居之室也）（以屋漏爲）庸云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即引此詩是經之意正（人所不見故云不顯耳不離其爲當室之白何假更爲別解乎）

備錄 朱傳曰此言不但脩之於外又當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

不聞也毛義當然

所以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

傳以為善則民為善矣止至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

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僭差也箋云所法

也止容止也當審度以之施德使之為民臣所善所美又當

善慎以之容止不可過差於威儀以所行不不信不殘賊者少

矣其不為人所法案此箋義非也傳以止仁止敬釋經之止則（等諸）（實有其）

釋不僭不賊之義君臣父子各得所止是不僭差也仁敬孝慈信自盡其心是

不賊害也淑慎爾止三句

愆于儀當指不愆于善不得為威儀也不愆于儀 謂之女乃 是

善也鮮不為則所法民為善也首三句華採 詞云君子爾之（之事）

為德何以使民皆善乎惟淑慎爾止不愆過于威儀各止所宜止而

害之處斷其居民上

僭不賊鮮不為民之則矣辟君也自上至此申言敬爾威儀無

不采家語及疏孔 而本之於 其言段為精密 武王有德聖之稱以此

用韓申毛雖此字為異 其言皆有合處 文義全則疏

大學文也彼既為此言乃引此詩以證之故傳依用之其說是也惟

當言止於仁耳因彼成文而盡引之案孔從鄭為刺王則為

臣止敬語無所著故云於詔知經本試言自警之詞與傳合

此非他篇文連及本非也 而其言文非專指止字乎

慮又大學無引此詩之文孔蓋誤記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箋云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

也投猶擲也案此箋蓋三家之說墨子兼愛篇引詩云云愛人

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鹽鐵論和親篇引詩亦云來同

善往而有惡來者皆與箋合故諸家多從之此篇謂此刺厲王

之朝賄賂公行也木瓜云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報之以瓊玖
於木瓜見苞苴之從行此投桃報李文與彼同義亦當然直
逸周書苗良夫篇亦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爵以賄成
是賄賂公行之事矣
彼童而角實虹小子傳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虹潰
也箋云童羊譬王后也而角者喻於政事有所害也此人實
潰亂小子之政從天子未除喪稱小子案箋說支離其失易
見然尋其深方蓋以為艷妻之謂耳鄭以十月之交為厲王詩
惟授緯考剡砥脂之說不見於經故此箋云然以明彼艷妻即
此童羊矣疏以毛與鄭同殊為無謬不經彼之投桃報李之人也
亦賄賂公行是惡而自用譬猶羊之無角而自謂有角矣彼

厲王之臣類然實潰亂女小子耳豈可從之迷亂乎自投我
以桃以下至篇末遂承三章迷亂說之為厲王劉也
之詞諸家說皆未明箋引曲禮之文未明天子有小子之稱非
謂小子為在喪之稱也疏云此見王之無知故假在喪之稱以名之鄭
雖多鑿決不足此紕謬
荏染柔木言織之然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傳織彼也溫溫寬柔
也箋云柔忍之木荏染然人則被之弦以為弓寬柔之人溫溫然
則能為德之基也言有其性乃可以為德也案箋義非也陳奐
曰巧言傳云荏苒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定之方中以為椅之
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然則柔木中琴瑟之木也被然
猶言安然耳其說是也本有柔忍之質可被之然以為琴瑟人

有恭順之質可告之善以成德行之成德者必以恭為基也
其維哲人告之語之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傳語云古之善言也箋云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賢知之人以善言
則順行之告惡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意不同某此箋義
近是不誤但傳訓為語古之善言者毛意蓋以哲人謂古明王愚人謂
今庸王故以告哲人者為古之善言明其人已古也哲人愚人一臧一
否正為下章張本○釋文語戶快反語云古之善言也說文作
詁云詁古言也某此釋文不誤則經作語云不誤其云說文作詁
者謂古言之字說文自作詁耳不謂說文引經作詁言也自臧
氏經義雜記誤解釋文謂此經當作詁言段注說文因之並改
今本說文以就其說陳疏胡後箋馬通釋皆從之非是說文

詁會合善言也釋詁舍人云注爾雅語政之善言也皆與傳古之善言也
相類字林云說文詁古言也爾雅釋文引與說文同又引張揖雜字說云詁者
古今之異語也是詁無善訓然則以古釋詁可也以古之善言釋
詁不可也且傳訓為善言與此傳同則經作語不作詁審矣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箋云臧善也於乎傷王不知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掣之親示以
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語之親提撕其耳此言以教道之
然不可啓覺某箋義非也小子斥武公也承上言哲人之能善言
此愚人之拒善言者彼於乎爾小子猶未知其孰為臧否耶匪手
攜之四句當為箋說為厲王拒善之事蓋以厲王為武公所目覩
故切言之下章義同不言哲人者愚人為否則哲人為臧可知

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傳借假也箋云假令人云王當幼少未有所知
亦既抱子長大矣不多少也案此刺王則下章曰既耄上此
年暴殂絕義實難通疏於下章云王將從此而處耄雖曲
為之說與經亦既之文究屬不合此勸從此抱子指屬王時之武公下
既耄指屬王時之武公一蓋其既往一授[illegible]所也漸世家釐侯十
三年周厲王出奔于彘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武公
即位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
平王命武公為公五十五年卒授作詩時武公九十有五當平
王之世逆數之歷幽王十一年宣王四十六年共和十四年上距厲
王奔彘之算得七十一年武公之年正當二十外矣時親見厲
王弭謗拒諫之事故特借以為鑑云女所見厲王如此借曰女未之

知則女於亦時亦既抱子矣未知即其家未知臧否之文謂未知厲
王為否也
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傳莫晚也箋云美民之意皆持不滿於
王誰早有所知而反晚成與言王之無成本無知故也案箋義
非也民猶人也與上民各有心義同言人之德與年俱進靡有盈
滿之時誰則早有所知而晚即可成乎言如維早案有知今日晚
而倦勤[illegible]
老或反思耄不如其壯時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箋云昊天乎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案我
未我進言於厲王者也靡樂與上湛樂相反厲王湛樂故時之
臣靡樂矣下句皆陳厲王拒諫之事
借曰未知亦事既耄傳耄老也案板傳云八十曰耄此但耄為老

者毛蓋授楚語武公九十有五之文為說猶與八十曰耄不合故復發
侍也上章抱子指武公壯年所謂風知是也此既耄授其目前指武公作詩時
所謂莫成是也諸家猶其老壯不倫或以此既耄指父兄進
云者說則與經兩云借曰未知不合又或以耄為昏耄不謂晚年
又與侍悖矣聿詞也亦聿既耄猶云曰既耄矣疏授綿箋訓為自非是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箋云舊久也疏告女以久故往昔之道止言已
所陳皆先世舊事也案此疏非箋意鄭訓舊為久者言我告
女者已久即上箋所謂教道之熟也毛指武公自謂舊曰厲王之事
不訓久也承上二章文義自明
天方艱難曰喪厥國箋云天以王為惡是故出艱難之事謂下
災異生兵寇將以滅亡案箋義非也天斥王也板云天之方難謂

與此同厲王方為艱難遂已喪其國言禍之速也箋謂下災異
生兵寇將以滅亡明是以詩作於厲王之世疏追判之說非鄭意
也
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箋云今我為王取譬
喻不及遠也維近耳王當為昊天之德有常不差忒也王反為無
常維邪其行為貪暴使民之財遺老而大困急案箋義非
也取譬者取彼譬此不當取天為譬且天道遠人道迩苟
誠取譬於天是謂云不遠乎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不
遠義與彼同明取厲王以譬武公矣忒終也見鳲鳩傳言厲
王喪國如此其遠故今取譬者不在遠也惟如所目覩之事而已
昊天之福福於人無可終者苟回邪其德則使民大困棘女身

矣詎如厲王將有流彘之禍（所謂淪胥以亡）也取譬不遠承上文昊天不忒啓下
文
孔疏沿鄭之誤鮮得經旨今據楚語彝經序傳之義則為之
疏用質來哲首章武公嘗平王之世年九十有五追思厲王
不用善言以致亡國乃厲其卿士而告之曰賢人之智最可以覘國
政之得失收賢人有抑之德寇審之威儀維是德之廣隅其哲
而不愚易見也然人亦有云靡哲而不為愚者則何謂乎我思其
言蓋庶人之愚亦主於疾病之考耳使哲人而亦愚亦維此人君
無道之罪矣爾卿士可不盡言以教導我乎○二章因述卿士警
戒之言曰國頗有之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言武王之強在於得
人也故先王有覺直之德行天下四國皆順從之是其強矣然其
德行固有所由成也其朝臣皆大謀定命之理以盡道時告於
先王由是得居天子之位敬慎其威儀而為維民之法則也○三章
其生乎今厲王之時則不然矣興起迷亂之人於執政之位以傾敗
厲王之德豈大謀遠猶也惟荒湛於酒而已如武公陸執從厲
王為此湛樂得不念其嗣子宣王逃死之不暇乎此皆由厲王罔克
敷求先王之解道與共執明法之人致然也○四章厲王唯荒湛逸樂
故今皇天厭棄弗貴尚之已敗亡矣如武公親見其本於彼泉
水之流清濁嘗自分明無相率而皆於渴以取敗亡也如何則不亡
乎如其覺王為法風興夜寐灑掃女之廷內精勤不怠維
是民事之表率又當昏亦車馬弓矢戎兵用戒備戎事之
起用遏遠蠻方之害其可也○五章如為諸侯何以能成女

人民之治乎必謹女食度乃能戒人之非度惟反求諸身而已女
嘗慎女所出之善言敬如臨民之威儀令其無不柔嘉美
言隆善猶不可不慎者誠以至有玷缺尚可磨而去之言有玷
缺雖能為而收之乎故言尤當慎也○六章女無得易用如
之言無曰可苟且也矣莫有能持朕舌者言一出則不可追逮
矣既慎其言又當能用人言如於臣下當量言而不見用無法
而不思報以是順於朋友下及庶民小子則女之子孫繩繩敬戒
得縱世在位萬民靡不承順矣所謂慎爾出話者此也○七章女所以
示爾友君子者當和柔爾之顏色常以為不違有愆過乎此愆
過非獨臨民時為然也雖獨處爾室神常視女矣女庶幾
不愧于屋漏乎無曰不顯之處莫我見也神之至不可度而

知之況可厭射而不敬慎乎○八章如居君位為德當何如而
能仰民皆善乎惟深慎爾之所止不愆過於威儀則君臣
父子國人皆得所止而不僭差仁敬孝慈信自盡其止而不戕害
以是在民上鮮有不為民則者蓋女為善則民為善也所謂爾
威儀者此也若不取法先王則如彼屏王之朝投桃報李賄賂
公行其患而自用譬如童羊無角而自謂有角適足以濟
女小子而已奈何從之湛樂乎○九章將切言屏王之事乃復
總論能受善言之難言彼荏染之柔木則可被之絃以為琴
瑟溫溫之恭人則可告之善以成德行木以柔為質人以恭為
本我陳善亦視其人何如耳其維古之哲人告以善言則
順行之其維今之愚人反謂我言僭差矣人各有心其臧否不同

如此○十年於乎如小子武公為未知臧否之分乎彼進言於
愚人者匪手攘之言亦之事乎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乎如其
不能何也厲王之事如親見之假曰如未知其為否則女於爾
時亦既抱子固不得諉為不知矣但人之為德精於勤而蓋於
猜靡有可恩滿之時誰則早蓋有知而遂可信其莫年
之盖晚節[illegible]不終者多矣
[illegible]○十一年彼進言於愚人者
又嘗曰昊天甚昭察矣我生沒何所棄乎視爾夢夢於渚
亂我心則懆懆於憂悶誨爾諄諄於而不已也能我藐藐於而
不入也匪用我教誨之言反用彼為虐害之言其不用善言如
此之又如昔時所親見者也假曰如未知其為否則是女今日亦幸
既耄而忘之矣我能不舉以相告乎○十二年於乎小子我況
告女以厲王舊日之事矣如能能用我謀庶幾無大悔恨不能
若厲王之拒諫弭謗方為艱難已喪其國矣故我之取聽言
不在遠也即女所見之厲王是已由是觀之曰天天之於人禍福
甚速無可終者女為回邪其德則天將使民大困棘如身然
厲王流彘之禍矣豈不與之俱亡之可得乎

桑柔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箋云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
案此篇治八章主刺貪人其詞顯白易見前八章言昊天言天怒語多
涉王故諸家皆從箋為刺厲王之身今細繹經傳之旨蓋通以為皆刺
貪人之詞序言刺厲王者刺臣下亦是刺王也與民勞及板篇義同知者
末章云既作爾歌爾者爾貪人也五章告爾憂恤誨爾序膏自當亦為爾
貪人不得指厲王明矣且八章維此惠君維彼不順傳言皆指所用事
君之人與箋指君言者迥別何得更從箋說為刺王惡乎考厲王五詩
折為追刺無論已其餘四篇民勞板皆刺同察蕩則託諸文王此篇又刺

如此○十年於乎如小子武公為未知臧否之分乎彼進言於
愚人者匪手攘之言亦之事乎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乎如其
不能何也厲王之事如親見之假曰如未知其為否則如於爾
時亦既抱子固以不得諉為不知矣但人之為德精於勤而慕於
猜靡有可恥滿之時誰則早慕有知而遂可信其莫年
之盖晚節[illegible]不終者多矣
[illegible]○十一年彼進言於愚人者
又嘗曰昊天甚昭察矣我生沒何所樂乎視爾夢夢於渚
亂我心則懆懆於憂悶誨爾諄諄於而不已也雖我藐藐於而
不入也匪用我教誨之言反用彼為虐害之言其不用善言如
不主違也即女所見之厲王是已由是勸之曰天天之於人禍福
甚速無可終者女為回邪其德則天將使民大困棘如身於
厲王流彘之禍矣然不與之俱亡正可得乎

棄柔

棄柔苟伯刺厲王也箋云苟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

案此篇後八章主刺貪人其詞顯白易見前八章言昊天言天怒語多
涉王故諸家皆從箋為刺厲王之身今細繹經傳之旨蓋通以為皆刺
貪人之詞序言刺厲王者刺臣下亦是刺王也與民勞及板篇義同知者
末章云既作爾歌爾者爾貪人也五章告爾憂恤誨爾序膏自當亦為爾
貪人不得指厲王明矣且八章維此惠君維彼不順傳言皆指所用事
君之人與箋指君言者迥別何得更從箋說為刺王惡乎考厲王五詩
折為追刺無論已其餘四篇民勞板皆刺同察蕩則託諸文王此篇又刺
貪人皆不刺王身與瞻卬召旻刺幽王者不同殆此厲王監謗之故之大臣
雖不能已於言而皆有所畏忌不敢直斥歟鄭不解序旨於諸言刺王者
皆至君說此篇至十年十一年箋仍以王用人為言失之遠矣

為此。○十章於乎小子未知臧否之分乎。彼進言於
男人者匪手攜之言示之事乎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乎其其
不就何也。厲王之事如親見之。假曰如未知其為否。則女於爾
時亦既抱子矣因。故不可謂為不知矣也。但人之所從精於勤而荒於
嬉。靡有不盈滿之時。誰則早年有知而逆可以信其莫年
之成乎。蓋晩節不終者多矣。○十一章彼進言於男人者
又嘗曰昊天甚昭察矣。我生沒何所樂乎。視爾夢夢之於諸
亂我心則慘慘之於憂悶。誨爾諄諄之於而不已也。聽我藐藐之於而
不入也。匪用我教誨之言。反用彼為虐害之言。其不用善言
此之又如昔時所親見者也。假曰如未知其為否。則是女今日亦年
既耄而忘之矣。我能不其以相告乎。○十二章於乎小子我既
告女以厲王舊日之事矣。如能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恨於
其厲王之拒諫弭謗方為顛躓已喪其國矣。故我之所啓
不喪遠也。即女所見之厲王是已。由是觀之。曰天之於人禍福
甚速[illegible]

[illegible]

云刺厲王者乎 解與陳啓源曰良夫芮伯名周書有芮良夫篇此恐較

此義の説

説為膝衛有渾之夫亦其名也
菀彼桑柔其下侯句捋采其剛瘼此下民傳興也菀茂
貌句之陰均也剛爆燥而希也瘼病也箋云桑之柔濡其
葉菀然茂盛謂蠶如生時也人庇陰其下者均得其所及已
采捋之則葉爆燥而疏人且其下則病於爆燥興者喻民當
彼王之恩直群臣恣放損王之德案箋此是此也此桑柔喻
臣故篇首興意即以捋采減桑蔭之喻貪暴之損王德但以總挈面
周之盛時以捋采喻王之暴虐也蘇絳蘇氏曰桑之為物其
篇之義但
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其黃落之漸亡周之殆
也如桑之方茂厚王博乃暴虐以致其成業王室忽然凋敝
如桑之既采是也下民二字宜連讀箋以下為桑下誤與鴟鴞篇
同

小雅亦以昊天斥王毛不為傳此及板蕩三言之者明詩人託詞自厚王始也厚王監謗道路以自其時微賤之屬皆不敢言故無小雅其親厚大臣不能已於言者作為大雅而又乃始託之昊天上帝以致其憂時忠國之情蓋前此之所無故傳屬以為言也小雅

不殊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傳喪倉也兄滋也
填久也昊天斥王者也箋云殊絕也民心之憂無絕已喪亡之道
滋久長倬明大貌昊天乃倬然明大而不矜哀下民怨懟之言
案箋義非也我苟伯自我也言我心憂不殊絕者以喪亂滋
久矣倬彼昊天寧不哀我矜而使我言至此極
能也箋以我為我民殊立言之者
民靡有黎具禍以燼傳黎齊也箋云黎不齊也具於俱也災
傳曰燼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俱遇此禍以為燼
者言害所及廣案箋義非也傳訓黎為齊者謂齊民也說
文齊禾麥吐穗上平也徐鍇曰生而齊者莫如禾麥是齊之
本義原取生而齊一致稱民曰齊民與民靡有齊者謂壯者

不為傳者 其詩在後 從此可

表亡惟餘老弱其生靡有齊一者也箋改為不齊義既無所
出又是不齊被兵寇但云靡有不齊文義亦不足矣後之解者
或訓黎為黑或訓為衆或訓為老雖皆與毛義不合
國步斯頻傳步行頻急也箋云頻猶比也衣卦國家之政行
此禍害比比然某箋義非也傳訓頻為急者謂困急之政也言衣
卦成已盡矣國家丞復乃此頻急之政乎
辛國步蔑資即謂國家行此無資財之政與此句正是一例
箋之說則必增禍害字相明與下句亦不類矣
靡所止猶傳猶定也疏猶言潛潛者安靜之義故為定也某
釋文猶魚陟反與孔音不同考然相素所附作本猶魚陵反或釋文本
作陵其今作陟者取近而訛耳蘇絳曰今韵略音潛魚陵反是
宋時多有不誤者當以孔音為是

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傳競強厲惡梗
病也箋云君子謂諸侯及卿大夫士也其執心不強於是而好以
力爭誰始生此禍者乃至今日相梗不止某上既以天斥王此君子
自當為箋說指羣臣但其釋無競之義則非也無競之也此四
句自為抑揚之詞云在位之君子為實能持國家秉心強競者誰生厲
階至今為病不已乎言王之惡由羣臣教之周語厲王說榮夷公
苗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
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
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此
傳訓厲為惡則生厲階者即教王惡之惡誰者誰榮夷公也
即下章食人[illegible]是矣

憂心慇々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癘自西徂東靡所定処
侍宇居俾寧俾暇曷云其逝寧莫我肯顧静言思之寸心其
傷嗟我懐人寘彼周行既往既来使我心疚既来既往使我
我心悠々我思古人実勞我心自詒伊阻我徂東山慆々我
征徒人挙疾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々者蠋烝在
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
心西悲果贏之実亦施于宇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
疾我心西悲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
瓜苦烝在栗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心西悲倉
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帰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
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我徂東山慆々雨雪其霏行道遅々中心有悲

東山

周公東征三年有成将帰士衆喜其功之成而閔其労之
久故為此詩以勞帰士

東山慆々我徂東山慆々我心悲傷我来自東零雨其濛我
東曰帰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々者蠋烝在桑野
敦彼独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心西
悲果贏之実亦施于宇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
心西悲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
烝在栗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心西悲倉庚于
飛熠燿其羽之子于帰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

我徂東山慆々雨雪其霏行道遅々中心有悲

東山

周公東征三年有成将帰士衆喜其功之成而閔其労之
久故為此詩以勞帰士

東山慆々我徂東山慆々我心悲傷我来自東零雨其濛我
東曰帰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々者蠋烝在桑野
敦彼独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心西
悲果贏之実亦施于宇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
心西悲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
烝在栗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心西悲倉庚于
飛熠燿其羽之子于帰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

我徂東山慆々雨雪其霏行道遅々中心有悲

東山

周公東征三年有成将帰士衆喜其功之成而閔其労之
久故為此詩以勞帰士

東山慆々我徂東山慆々我心悲傷我来自東零雨其濛我
東曰帰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々者蠋烝在桑野
敦彼独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心西
悲果贏之実亦施于宇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
心西悲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
烝在栗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心西悲倉庚于
飛熠燿其羽之子于帰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

我徂東山慆々雨雪其霏行道遅々中心有悲

東山

周公東征三年有成将帰士衆喜其功之成而閔其労之
久故為此詩以勞帰士

東山慆々我徂東山慆々我心悲傷我来自東零雨其濛我
東曰帰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々者蠋烝在桑野
敦彼独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心西
悲果贏之実亦施于宇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
心西悲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
烝在栗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心西悲倉庚于
飛熠燿其羽之子于帰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

我徂東山慆々雨雪其霏行道遅々中心有悲

東山

周公東征三年有成将帰士衆喜其功之成而閔其労之
久故為此詩以勞帰士

東山慆々我徂東山慆々我心悲傷我来自東零雨其濛我
東曰帰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々者蠋烝在桑野
敦彼独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心西
悲果贏之実亦施于宇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
心西悲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
烝在栗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心西悲倉庚于
飛熠燿其羽之子于帰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

我徂東山慆々雨雪其霏行道遅々中心有悲

東山

周公東征三年有成将帰士衆喜其功之成而閔其労之
久故為此詩以勞帰士

東山慆々我徂東山慆々我心悲傷我来自東零雨其濛我
東曰帰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々者蠋烝在桑野
敦彼独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心西
悲果贏之実亦施于宇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
心西悲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
烝在栗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心西悲倉庚于
飛熠燿其羽之子于帰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

我徂東山慆々雨雪其霏行道遅々中心有悲

東山

周公東征三年有成将帰士衆喜其功之成而閔其労之
久故為此詩以勞帰士

東山慆々我徂東山慆々我心悲傷我来自東零雨其濛我
東曰帰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々者蠋烝在桑野
敦彼独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心西
悲果贏之実亦施于宇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
心西悲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
烝在栗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心西悲倉庚于
飛熠燿其羽之子于帰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

我徂東山慆々雨雪其霏行道遅々中心有悲

東山

周公東征三年有成将帰士衆喜其功之成而閔其労之
久故為此詩以勞帰士

東山慆々我徂東山慆々我心悲傷我来自東零雨其濛我
東曰帰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々者蠋烝在桑野
敦彼独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心西
悲果贏之実亦施于宇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
心西悲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
烝在栗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心西悲倉庚于
飛熠燿其羽之子于帰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

我徂東山慆々雨雪其霏行道遅々中心有悲

東山

周公東征三年有成将帰士衆喜其功之成而閔其労之
久故為此詩以勞帰士

東山慆々我徂東山慆々我心悲傷我来自東零雨其濛我
東曰帰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々者蠋烝在桑野
敦彼独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心西
悲果贏之実亦施于宇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
心西悲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
烝在栗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心西悲倉庚于
飛熠燿其羽之子于帰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

我徂東山慆々雨雪其霏行道遅々中心有悲

東山

周公東征三年有成将帰士衆喜其功之成而閔其労之
久故為此詩以勞帰士

東山慆々我徂東山慆々我心悲傷我来自東零雨其濛我
東曰帰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々者蠋烝在桑野
敦彼独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心西
悲果贏之実亦施于宇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
心西悲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
烝在栗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心西悲倉庚于
飛熠燿其羽之子于帰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

我徂東山慆々雨雪其霏行道遅々中心有悲

東山

周公東征三年有成将帰士衆喜其功之成而閔其労之
久故為此詩以勞帰士

東山慆々我徂東山慆々我心悲傷我来自東零雨其濛我
東曰帰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々者蠋烝在桑野
敦彼独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心西
悲果贏之実亦施于宇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
心西悲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
烝在栗之我徂東山慆々我征徒人挙疾我心西悲倉庚于
飛熠燿其羽之子于帰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

此亦恐亦指大臣之當更審之

告亦憂恤誨亦序爵雖能執熱逝不以濯傳濯所以救熱也
禮所以救亂也箋云恤亦憂也逝猶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
憂教女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為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
治國之道當用賢者案箋義非也此言恤患之道在用人用
人之道非禮不可也序爵猶云貴人矣孔棘我圉以上皆告亦憂
恤也下章力民代食是誨亦序爵也屬王之時爵以賄成抑
為亦貪人通篇一例此以意主云刺王者其說非矣若然貪人當如朱傳指
篇所謂投桃報李未其進不以禮可知故苟伯以此告之襄
榮事公而得告以序爵者屬王以榮事公為卿士者進退人才之權
三十一年左傳沛北宮文子引詩而釋之曰禮之於政如熱之有
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傳正本之為說箋亦易之者鄭於周禮
大宰曰爵以馭其貴注云爵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詩云誨
亦序爵云教王以賢否之次第也此仍其舊說耳段玉裁曰

尋詩意執熱云觸熱苦熱濯謂浴也濯訓濯沐以濯鬚
浴以濯身洗以濯足皆得云濯此詩謂雖能苦熱而不澡浴
其體以求涼快未乎鄭箋孟子趙注朱注左傳杜注皆云濯
其手持使義晦由沿於執字耳其說是也暑熱重蒸惟
澡浴能得清涼以爵仕路渴惟禮義能使澄敘如此乃
見詩人取譬云精切
其何能淨我胥及溺箋云如此故事何能善乎則女
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案箋義非也此言不以禮之禍也
以禮則所用之人其何能善乎亦俱陷之相與陷溺而已
蕭云為今之政其何能善但尹臣相與陷溺而已毛之玉常說也
雖救箋為勝恐亦未的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
侍遡卿僾唈荓使也力民代食代其功者食天祿也箋云肅進

逮及也今王之為政見之使人唈然如御疾風不能息也王之為政武
有進於善道之心當任用之反御止之使不及門但好任用是居
家吝嗇於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明王之法能治
人者食於人不能治人者食人禮記曰与其有聚斂之臣寧有
盜臣聚斂之臣害民盜臣害財案此箋改稼穡為家嗇其
字說異義尤迂曲牽(不安)偶傳之意此箋承上章言序(當以孔)事也
民好人也人有進仕之心(安在上者)不以禮待之乃使之自謂不及是為迂闊
而行無甚苦其唈然而已傳云力民代食代世功者食天祿也志
言人有好是稼穡者是能盡力於民事宜代今之世功而在位
者食其祿(明)此正實僅序二章之事王肅曰言好尚稼穡之源
雖有功力於民代世功者食天祿其說(當)善矣段玉裁謂毛本
作世功者食天祿也王肅所見之本誤衍代字蓋不悟家嗇乃
鄭之改字故有此誤說胡承珙箋駁之是也
稼穡維寶代食維好箋云此言王不尚賢但貴吝嗇之人與愛
代食者而已案箋義誠誤但其以愛好好則是也承上云好是(在上者)
維稼穡之是寶則用(在下者亦維)代食而食者得其好矣(之是)上四句言
(以未進用也代食而)進用之難下四句言能力於民事者未見用則得其所好(蓋)用人之本在
先正其好惡故本而言之王肅云能知稼穡之事唯國寶也
使能者代不能者食祿則政唯好其所以好
為好觀之字(与上句義別)朱傳誤解經文非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箋云滅盡也
食苗根曰蟊食節曰賊天下喪亂國家之災以窮盡我王所恃

而立者謂蠡薛子為害五穀盡病案箋義非也此承上章云
今所用之人不以稼穡為寶也王尚在而云滅我立王預為危詞與
周宗既滅義同言天降喪亂將滅我所立之王矣今所用之人
皆不重稼穡以彼蠡賊為天所降使稼穡盡病故知我也蠡
賊蓋喻詞耳
敘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根力以念穹蒼侍贅屢荒虐
如穹蒼之天箋云恫痛也敘痛乎中國之人皆見繫屢於兵
役家之空虛朝廷曾無有同力誅諍念天所為下此災者與
案箋義非也此云中國無賢人也侍訓贅為屢言羣臣屢於
其位如贅旒於也訓荒為虛即孟子無賢人則國空虛之義
可敘恫乎此中國無賢人羣臣俱贅屢於其位朝廷盡空虛
矣曾無有并衆力於民事以念蒼天降此喪亂者是可敘恫
也陳矣曰力與上章力民代食同義是也箋至此仍以兵役為說固
已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侍相質也箋云惠
順宣編猶謀慎誠相助也維至德順民之君為百姓所瞻仰
者乃執正心舉事編謀於衆又考誠其輔相之所能用之
言擇賢之審案箋以相為輔相自可就人君之侍訓相為質則
考慎其相若順箋為說君德身事與上章言用人義全不貴屢經疏
說謂大賢有美質又與本章君德不順此勸謂惠君者謂順於
君之臣即上章力民代食者是也宣布於道考察慎戒也維
此有功於民能順於君者民人之所瞻仰內則以採其心外以布其

道皆考察戒慎其質實之量虛傳也與金玉其相就人材之義同王勃曰質實也大戴
記官人篇其欲直而不侮其言正而不私不飾其美不隱其惡
不防其過曰有質者也其欲固愜其言工巧飾其色物務
其小微以致自說曰無質者也即其義
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亦狂箋云臧善也彼
不拖順道之天自多足獨說賢之其所任使之臣皆善人也不
復考慎自有肺腸行其心中之所欲乃使民盡迷惑亦狂是
又不宣狂案箋義非也維彼不順非君者說今日所用不順之臣即上年所云
非此義賊者也自獨留之而使人以為善不復考慎其質實自
有肺腸不知秉心宣狂故至於俾民盡狂無所瞻仰也言以此象
終也序爵之事此章
傳文簡略諸家皆從箋義指人君之俾非相質之訓經不
以致前八年皆為刺王與

後八年皆主刺貪人者截然兩意李氏詩所以之元疑為二詩其誤
可通故不用朝相之說然詩人狂而多不調不宜以自有肺腸直
實箋啓之矣
斥其君觀者年說果天生宜無作悖語乎今即傳相質也
今推詩尋傳義以惠君不順皆指所用之人咸詩見慧揚與下維此聖
人維彼愚人維此哲人維彼愚心等句一例可知前八年固不宜刺王身也
進退維谷傳谷窮也箋云前無明君者迫眾役故窮也案箋
義非也此篇前八年皆進而告王之詞後八年皆退而告王之詞
此進退維谷在其間正直篇之樞王肅云進不遇明君退不逆
亡臣維此窮毛義當居○箋云者迫眾役者說已故退者則畏
遭罪譴其意亦就詩人言之疏說民心所畏又失鄭旨
維此聖人瞻云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傳瞻云百里遠慮也
箋云聖人所視而云者百里云見事遠而至不用有愚闇之人為

王云其事淺且近耳王反迷惑信用之而喜案箋義非也此
言大臣用人失宜也因前云序爵遂及今日用人之失故不[illegible]覺其云
與作此惠君來句法相同其就用人之心用但[illegible]自[illegible]所用
之長矣下數章皆一意反覆言之
自人此且後小事判臣則所謂聖人惡人良人惡心者皆謂[illegible]臣用人
如此不謂王也此經蜀自為互文瞻云百里為遠慮則惡人無遠
慮可知覆狂以喜為信用則聖人不用亦可知云[illegible]好惡顛
倒也云詞也與下匪云不能義則
匪云不能胡斯畏忌箋云胡之云何也賢者見此事之基非非不能
分別皂白云云於王也然不云云何也此畏懼犯顏得罪犯罰案箋
義非也胡斯畏忌[illegible]承上朋友已譖是也云云謂畏讒也箋以譖為不信蓋改譖為僭耳
下來善背善罵之皆讒譖之事
民之貪亂寧為荼毒箋云貪狂狂也天下之民苦王之政狂其亂亡

故寧為苦毒之行相侵暴慍恚使之然案箋義非也此承上言
大臣好用忍心之人其[illegible]於荼毒矣然民之貪亂寧甘為如所荼
毒耶云必亂也為當讀于偽反荀子儒效篇凡人莫不欲安
榮而惡危辱惟君子為能得其所好小人則口徼其所惡即
引此詩[illegible]提詩意謂用忍人則以荼毒召亂明[illegible]甚箋以荼毒為民之
所行失其義矣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傳隧道也箋云西風謂之大風大風之行有
所從而來必從大空名之中喻賢愚之所行各由其性案箋
義非也宋玉風賦空穴來風與詩意同言大風之來有道有空
然之大谷則風之所從來以喻政之行有自視其用人之賢否則
政之所由行也下句作為式穀云良人所行[illegible]此征以中垢云不順所

行如彼經文自明箋以喻受性有賢愚失之亦雜西風謂之秦
風孫炎曰西風成物之豐秦也此箋亦改大為秦未詳其義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誠言則對誦言如孫傳類善也箋云類
等夷也對答也貪惡之人見道誠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
之言則瞑卧如孫居及上位而行此人或效之某箋義非也傳訓
類為善即上年良人是也此貪人[illegible]朱傳於榮夷[illegible]
[illegible]榮夷之為仲士有[illegible]中之權故為伯特判之[illegible]言則對言
所好非所好[illegible]誦言如孫言惡非所惡皆貪人敗善之事箋以類為
等夷而以戎效在上者之所行為敗類自相抵牾疏曲為之說祇
形支絀　穆言解見雨無正
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傳覆反也箋云居上位而不用善反使我

為悖逆之行是所其敗類之驗案箋誤見上我之良人也誦言
如孫是不用其良[illegible]矣結貪人非但不用其良而已反使我從其悖說
是其能敗善也文元年左傳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
也蓋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即引此年而釋之曰孤實
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秦穆之意曰詔不能蹇舛之言而反使蓋明
從己之貪與詩敗善之義正合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龜時亦弋獲箋云嗟爾朋友者
就而切磋之也而狂女也我豈不知如所行者惡與直知之如所行如
是猶鳥飛行自恣東西南北時亦為弋射者所得言放縱久無
所拘制則將遇伺女之間者得誅如也案箋義非也作詔作此
詩即末年既作而爾歌之作言我與女同處於朝是朋友也予豈不

知而妄作此計乎我云云於道如彼射飛鳥雖不能皆中時亦
有弋獲矣朱傳云程曰千慮而一得是也
既云陰如反予來恭傳恭矣也箋云往也口距人謂之喋我恐
如見弋獲既往覆陰如詔啓告之以惠難也如反喋我出云悖
怒不受忠告棄箋義非也傳訓恭為矣讀如薰矣之矣非訓
燥之薰也郭注旱地薰矣人也是也雲溪傳恭之旱氣也單
言曰恭重云曰恭之其義同矣恭薰矣與覆陰曰義正相反云我
方往而覆陰如之反以予為來恭矣如也陰云其源恭云其熱
陰恭皆就苟伯說從我云云則為往故曰之陰如從彼云云則為
來故曰予來恭其實同也鄭箋為彼來就能云者說故改
恭為喋詔如來喋予也王肅不明鄭改字之云云乃云我陰知如行

矣乃反來喋矣我則有以近止我云者也不從鄭覆陰之陰而
用其距人之喋兩失之矣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傳涼薄也箋云職主涼信也民之行失其邪
者主由為政者信用小人工相欺遠棄箋改涼為諒雖與毛不同
而下句指為政者云則是也王肅云民之量中和主為薄俗善相
欺背以薄為民俗失之遠矣陳啓源曰末二章三云民俗之敗皆歸
咎於執政之人上欺遠則民心罔中矣上者力而不當德則民行邪
僻矣上為寇盜之行則民心不能安定矣王肅皆主民云云殆非毛云云
其說得之
民之回遹職競用力箋云競逐也言民之行維邪者主由為政
者逐用強力相當故也言民愁困用生多端業競強也見三章傳

用力者言其強耳職涼善背善背即涼也職盜為寇為寇
即盜也句義正同上箋訓涼為信此訓強為西過皆非也
涼曰不可覆背善詈箋云善程大也我諫止之以信言女所行者
不可反背我而大詈言拒已諫之甚案上箋訓善為工此又訓
為大上箋以涼為信用以人此文為諫止之以信經同而解異誤矣
胡承珙曰涼即上章之涼背即上章之背詈我言其涼薄為不
可彼即反背而大詈之者謂薄行非其所為而詈人之謗已故下
文從之云雖曰匪予既作爾歌也其說得之但善者訓工不得從
箋訓大耳疏中言云孜我以信之言諫之殆忌傳涼薄之訓耶又
以諫之為說毛鄭均無此之云

雲漢

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傳上祭天下祭地
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箋
云宮宗廟也為旱故潔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奠瘞天地
之神無不齋肅而尊敬之言悔至也案此箋誤也下箋云先
后稷後上帝亦從宮之郊案其意以郊為祭天宮為祭后稷
故云宮宗廟也此句詔此郊謂郊祀后稷也初不知此經為下四章
提目二章云先祖于摧對四章文武明為祭后稷承此自郊
之文也四章父母先祖傳明言文武承此徂宮之文也五章云昊
天上帝承上下奠瘞向言祭天地也六章言祈年方社承靡神
不宗向言祭群神也此經為總下四章為目本文自明且傳以上
祭天下祭地釋經之上下則祭天自在下句此郊不為祭天明矣

考郊祭有二郊天為郊周礼之圜丘是也郊稷亦為郊春秋之書
郊是也圜丘之郊不祭稷惟天子有之郊稷之郊不祭天故
魯亦有之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襄七年左傳曰夫郊祀
后稷以祈農事也此皆人鬼之祀與祭天無涉孝經曰郊祀后
稷以配天者祀稷於郊其尊與圜丘之祭天相等故曰配
天非配食之謂也自漢以來儒者不明此義并二郊為一祭
而創為配食之說於是郊稷之祭不明魯郊天之義亦失異
說紛然矣綜考毛傳初無配食之說學者相得由此進步宋
歐公謂淳聖門之傳可乎不可也傳云國有凶荒則宗鬼神而祭
之者據靡神不宗句明此與上靡神不舉義別上章總云
所祭即郊宮天地之神皆在其內此靡神不宗承上下奠瘞
之下則指天地外之為神即亦章祈年方社是也箋之意仍指天
地之神亦誤疏曲易之說法詞費耳陳奐曰梁書許懋傳引
毛傳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幣瘞其物與今本作奠其礼不
同幣謂帛也奠其幣但以帛為奠而知祭天燔牲與玉之說證
也物毛物謂牲豬也祭地而瘞其物則知埋玉之說亦證也一說
今本傳作禮不誤礼物二字互文奠不專指祭天而瘞則專指
祭地此較孔疏為勝
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傳丁當也箋云克
當作刻刻讀也斁敗也奠瘞羣神而不得雨是我先祖后稷
不讀知我之所困與天不視我之精誠與猶以旱耗敗天下為
害者使當我之身有此乎先后稷後上帝亦從宮之郊案

箋義非也后稷云不先上帝云不臨亙文耳王肅云后稷不能
福祐我耶上帝不能臨饗我耶是也后稷承自郊祖宮
句上帝承上下奠之瘞句不云宮與地者舉尊以統卑也鄭誤
以郊為祭天則此后稷上帝與上文倒故云先后稷後上帝
亦從宮之郊其云以此為再禱也殊失經旨呂記蘇氏曰寧靈
告故曰與其耗敗下土寧使我躬當之無使人之被其患也
此將下句甚善毛云當然
兢兢業業為霆為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傳兢兢恐也業業危
也孑然遺失也箋云天下困於饑饉其心動云不懼兢兢然業業
然狀為有雷霆迫發於上周之眾民多有死亡者矣今其
餘無有孑遺者云又俄病也案箋義非也此述宣王之言則

兢業者謂王心危懼耳兢兢業業之言畏旱也為霆為雷言望
雨也望雨之甚時為有雷霆之聲非以雷霆狀其危懼也
宣王之言不猶非周民而云周者周之王業狀於后稷此章云
祀后稷故云周餘黎民若曰自后稷以來所餘之民也黎齊也
周餘齊民靡有孑然遺失者謂俱死亡也孟子引詩而說之曰
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明詩云過其實矣為箋之說則
是死亡之餘又皆餓病自是實事何不可信哉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傳摧至也箋云摧
當作嗟嗟也天將遂旱餓殺我與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
天雨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詞案箋義非也下傳以先祖
為文武則此先祖謂后稷也此承自郊之文云祀后稷而云昊天

上帝者借上帝以起下先祖云我靡子遺彼昊天上帝則
既不我遺矣先祖后稷之來至也胡不相畏於我之無遺而殺
之乎（下二句倒文）陳啓源曰于權於云來格來也孫毓云我今死亡先祖之神
于何所至云將無所歸也特至為歸非是將文相毛於字鄭
魚亮反是兩家義別疏申毛云何不助我畏此旱災誤甚
大命近止靡瞻靡顧傳大命近止我近死亡也箋云衆我之
命近將死亡天曾無所視無所顧於此國中而衆閔之案箋
義非也此章云祀文武承上祖宮之文也靡瞻靡顧正顧下父
母為文言文武為我之父母今大命近止皆將死亡則靡有瞻顧
文武而祀之者矣小弁云靡瞻匪父靡依匪母此瞻顧與瞻依
義同

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傳先正百辟卿士也
先祖文武為我父母也箋云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今曾無肯
助我憂旱先祖文武又何為施忍於我不使天雨案此箋不誤
但於詩人抑揚之意則未明也此呼文武而告之言彼羣公先正
則不我助矣今為我父母之先祖文武胡寧忍予而不救耶傳知
先祖為文武者正以父母之文正月傳云父母謂文武也與此同父母
先祖為文武則上章先祖為后稷可知此傳從下以明上也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
傳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魃旱神也惔燎之也憚勞熏灼
也箋云憚猶畏也旱既害於山川矣其氣生魃而害益甚草
木燧枯如見焚燎然王心又畏難此熱氣如灼爛於火言熱氣

至於案箋義服也自二年至六年歷之所祀諸神故皆承二年
之旱既太甚以為發端不為每年益甚也經言旱魃者此年言
祀天地旱魃為虐由天地生之使然故訴之耳箋謂為害益
甚[illegible]下箋因經所尤畏者魃失之遠矣如懷如焚在旱魃之
下（憚暑之上正）所言暑甚不指草木上傳云山無木既無木矣何燔枯之可
言傳訓憚為勞讀如小明憚我不暇之憚之暑者謂憂勞於
暑思所以弭天災於民命也箋訓為畏則是常人畏熱之情非
賢主恤災之意矣
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仰我遯箋云不我聞者
無所不能我之所言也天曾將使我心遯遯慙愧於天下以無德也
案箋義服也朱傳曰遯逃也言羣公先正則既不我聞矣昊
天上帝寧使我（云不我聞而）遯逃而去（謂逃此熱也）呂記蘇氏曰高至之不善不當
天心則寧我使遯去以遯賢者無以我苦此庶民也其說甚善
但解寧字與詩者微異（語意與詩人抑揚之旨不合）今用其說（朱子之）而服裘之不合經者此祀天
地而但云昊天上帝者文不備耳與二年上帝不能義同
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箋云瘨病也黽勉
急禱請也非使所尤畏者去所尤畏者魃也天何曾病我曾
曾不知為政所失而致此害案箋義服也上云則逃熱而去故文（權謂耳）
言其正（當）黽勉而不去也呂祀蘇氏曰想以旱故則遯去以遯賢者
既又以為棄位以遯憂患服人主之義故黽勉不去以求請雖
畏不敢也今（取）其意為說此年云新年方社之祭皆主歲時豐
敬之神故云云病我以旱曾不知其故責之之詞

祈年孔風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靈敬恭明神宜無悔
怒傳悔恨也箋云靈度也我祈豐年甚早繁四方與社又不
晩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為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之
何由當遭此旱也案箋兼服也祈年孔風方社不莫當與上句
連讀申明憯不知其故之義也昊天上帝罔自作一氣讀與前
三章一例三章祀后稷而云昊天上帝則不我遺借尊以告親
也四章祀文武而云羣公先正則不我助借疏以告親也五章祀天
地亦云羣公先正借卑以告尊也此祀羣神亦云昊天上帝借尊
以告卑也皆下句告其所祀之神上句特借以相形耳但上句兩言
昊天上帝即借五章曰所祀之昊天上帝以相形則兩言羣公先正
亦即借此章曰所祀之祈年方社之祀以相形此正可接經而知祈

年方社皆人鬼之祀疏引祈穀上帝以證祈年誤也考祈穀
為祭天嘗嘻序祈穀于上帝是也祈年為祭田祖甫田以御
田祖以祈甘雨是也彼傳云田祖先嗇也蓋謂神農周禮籥章
云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鄭注田祖猶
耕田者謂神農也是也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以下文大割
祠于公社謂祭句龍臘先祖五祀及門閭謂宗廟及五官之神例之皆人鬼之祀
當亦謂祭神農鄭注以天宗為日月星辰非也方社即甫田之以社
以方彼傳云社后土也方迎四方之氣于郊也是方社即句龍
祝融
蓐收元冥祀后土五官之祀左傳所謂封為上公祀為貴神者也此及
祈年於神農皆人鬼之神祀故經以羣公先正總之上傳以百辟卿
士粢之此可接辟傳以正注疏之誤說者也若於神農古帝而得

云羣臣先正者神若可稱先嗇則亦可稱先正不必皆謂人臣也
此章言祈年方社實承二章靡神不宗之文上傳授周礼崇鬼
神而祭之為說而此仍言常祀者舉重以賅輕其實羣神皆
崇故下又言敬恭明神以見意也釋文明神本或作明祀者
非是
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傳采
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
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箋云人貴
以羣臣為友散無其紀者凶年祿餼不足又無賞賜也鞫
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窮哉病哉者念此諸臣勤
於事而困於食以此言勞倦也案箋義非也傳歷舉采凶
之禮即是散無友紀之事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是趣馬師
氏無其紀也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是膳夫左右無其紀
也不言冢宰者大宰以九式節財用三曰喪荒之式則凡羣臣
之無紀皆冢宰之無紀也其及馳道祭事大夫士者明庶官
皆始文不備耳授下傳云周救也則鞫哉疚哉者謂羣臣各
廢其事以救民患故至於病非困於食之謂也鄭於下句改周
為賙謂王賙給羣臣故此箋以賞賜祿餼為說疏用以申毛誤
矣
靡人不周無不能正傳周救也無不能正言無正不能也箋云周當
作賙王以諸臣困於食人人賙給之權救其急後日人無不能
豫正案箋說誤也傳訓周為救者謂救民也此經當與上文連

讀言此衆皆無人不救民之急無有以不能而止者也前以家病也
奇截而釋之則上句趣馬師氏膳夫左右但陳其實不言何事
語既（涉）密愁且使（美宣）黃王憂（不言其）民乃詠其施恩於臣（曰）非其義
矣王肅云靡人而不周其急也無不能而止者其發倉庫散
積聚有分無多分寡無敢有不能而止者言上下同也此就救
民說與序乃牲見憂正合允得毛旨
云為何里箋云里憂也王愁悶於不雨但仰天曰當如我之憂何
某箋義非也十月之交傳云里病也此亦當於病謂羣臣病與上
鞫疾義同云羣臣救民今皆二病矣瞻卬昊天當是此羣臣
之病何言天維不恤已或當恤羣臣也亦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
爾成傳嘒衆星欲假至也箋云假升也王仰天見衆星順天
而行嘒嘒然意感故謂其仰大夫曰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自贏
緩之時今衆民之命近將死亡勉之助我無棄如之成功者莫其
職（在）復無幾何以勸之也某箋義非也有嘒其星與首章雲漢相
為首尾初視天河以望雨今衆星嘒嘒然言無雨微也大夫以下
以說章末皆王訴於天之詞昭假與烝民昭假于下噫嘻既昭假
爾義同傳訓格為至（者）言大夫君子皆昭明至極無有餘力也大命
近止無棄爾成二句代（迷）大夫相勉之詞以申明無贏之意言無羣
臣（不嘗自）相勉曰民之大命近於死亡無棄女（救民）之成功（乎）是其無贏之昭至矣
是其無贏之昭至矣
[illegible]皇天后土實聞此言[illegible]箋言此皆王勉羣臣之詞
失與上箋同王肅云昭其至誠於天下無敢有私贏之而不敷

敬由大夫君子所以無私言飄者以民追死亡當賂救之以全世之
成功（王之此說）而為勉臣之言非也
何求為我以戾庶正傳戾定也箋云使如無棄成功者何但求為我
身乎乃欲以安定家安之長憂其職事業箋義非也故謂求
雨也言我之（求）雨惠者何（敢）為我身計乎正冀天雨以定此庶
官之長爾云以戾庶正明作於天之詞矣箋云對臣言而云戾
庶正謂殊未安下句曷惠其寧（此）戾定之言云天何（不）惠三愛
羣臣而安寧之也惠愛也箋訓惠為順謂（順）我之求全王心安忘非

毛詩箋疏辨異卷二十五下

歷城李[illegible]撰

大雅　蕩之什

崧高　二月初十日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
伯焉箋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某申伯
以元舅就封而職為侯伯故（序）稱申伯（於旄邱序云衛伯矣）其實申是侯爵史記稱
申侯與西戎共攻幽王是其證陳奐申申侯為侯伯不為二伯箋
謂申伯以賢入為周卿士則申侯為二伯之職矣鄭說非也陳（賊）
[illegible]是新而云入為卿士者彼於二年六年謂解經言以為申伯
言不能離王室故有此說耳於書院無考毛意不能

嵩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傳嵩高欽山大
而高曰嵩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堯之
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岳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列有甫有申
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箋
云降下也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在堯
時姜姓為之德營嶽神之意而福興其子孫歷靈夏之間世有
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胄案箋義非也「以四嶽卿
士之官掌四時者其說非也周語大子晉說四岳佐禹事所云疏
川導滯之等皆平水土奠山川之事則非掌四時可知至其所云
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詔其能為禹股肱膂
以養物豐民人也是其功在佐禹語尤明著與卿士為王朝之官絕

異鄭為此說者蓋沿馬融之誤也堯典孔疏云馬融以羲和
為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非
用以代羲和是馬意以四岳即代羲和掌四時之人故鄭注堯典
云堯之末年庶績多闕羲和之子則死矣於時分四岳置八伯四
岳四時之官主方岳之事是其注為書用馬說此箋仍其舊耳
孔傳以羲和之四子隨與馬鄭微異然其意亦以四岳掌四時故分
掌四岳之諸侯則同也此傳授周語但云為四伯而以掌祀述職明
四岳之官可正諸說之誤傳云姜氏為四伯者不言其人疏授鄭語
詔即伯夷其說誤也周語稱四岳佐禹未來之後稱四岳佐禹之文
四岳為共工之後賈侍中云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周語又云
其云
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者韋注云姜四岳之先炎帝之姓

如炎帝世衰其後爰易互四岳者徒帝後賜之祖姓使紹炎
帝之後是亮飛賜以姜姓其實本自四岳炎帝
伯夷之後者自指齊之祖
是明伯夷世四岳也
同祖炎帝故皆得姜姓有伯夷炎帝之後四岳之族也
四岳語同故韋合為此說徒別命典三禮合曰伯夷四岳伯夷為一
朕三禮合曰伯夷四岳而自韋為秩宗事何怖考之
甚也其後齊為伯夷之後此申甫為四岳之後所出不同而傳重
及齊許未嘗異姓同出炎帝連之耳周語申呂駱之是齊許
姓在事作云申呂出炎帝連之
伯夷事堯典秩宗典三禮掌邦禮是傳兼三禮許之義
後又疏授孝經鉤命決五岳者嶽為四岳而別為四岳而自韋為秩宗事何怖考之
取嶽為於大司樂石嶽山宗伯注為定解
其說亦誤堯時四岳有四岳其五岳之名蓋始於周堯為平陽
故東岳岱西岳華南岳衡北岳恒據所考而之也周考鎮定
則四岳皆在其西故取河西之嶽山與岱衡恒華為五岳也其為
雍州之鎮
立封識之內
志云周家定以嶽山為西岳自周禮為周之書而職方
所載者嶽而無岱嶽知五岳必取嶽山矣大宗伯注蓋顧緯
書之文後持兩端耳若雅云有岱嵩者後人增益之耳
周公之舊典知者岱嵩本名大室昭四年左傳习焉矣曰四岳三
除土陽城大室是也彼於四岳之外別云大室是春秋時為嵩岳
為之稱名各為四岳之一嶽也
東成河北恒江南衡是周之舊文又云山大而高嶽明嵩者
中岳而嵩字

浮於淮泗達於河
炎帝
不言北者北可知
是明伯夷世四岳也
同祖炎帝故皆得姜姓有伯夷炎帝之後四岳之族也
四岳語同故韋合為此說徒別命典三禮合曰伯夷四岳而自韋為秩宗事何怖考之
甚也其後齊為伯夷之後此申甫為四岳之後所出不同而傳重
及齊許未嘗異姓同出炎帝連之耳周語申呂駱之是齊許
姓在事作云申呂出炎帝連之
伯夷事堯典秩宗典三禮掌邦禮是傳兼三禮許之義
後又疏授孝經鉤命決五岳者嶽為四岳而別為四岳而自韋為秩宗事何怖考之
取嶽為於大司樂石嶽山宗伯注為定解

此傳語与尔雅首條同可謂尔雅之古訓　正義說之誤矣

崧高其以崧高為山名蓋即取此詩郎晉涵尔雅正義謂漢初傳尔雅者於篇末增崧高為中岳之文太史公首述其云風俗通說文俱沿襲其說何休注公羊自需通義引為古大傳皆有崧高之說而不知皆以漢制為古義也其說確矣胡後箋據金誠齋之說謂崧高為中岳為殷制非是

維申及甫維周之輪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傳輪榦也箋云申之伯也甫之侯也皆以賢知入為周之楨榦之臣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為之蕃屏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美此俱出四嶽故連云之案箋義非也十生甫及申雖指生賢人惟申及甫則指其國而云非申伯甫侯之身也胡承珙曰首章曰維周之輪曰于蕃于宣皆述其先世之功次章乃入申伯其

曰王纘之事云王使纘其先世之事七章曰我有良輪正應此維周之輪八章曰揉此萬邦聞于四國正應此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皆所謂纘事也說最曉暢此美申伯而重及甫者蓋二國之先世皆有功於周如東遷之有晉鄭故連及之上傳云生申甫之大功明二國之先其功相等也鄭以指申伯甫侯之身則一為穆王之臣一為宣王之臣詩語為不倫矣下章戒有良輪謂申伯就封則此維周之輪不必入為卿士可知于於也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猶云蕃于四國宣于四方倒文以協句耳与下章謝于誠歸同箋以申伯為卿士因訓于為往失之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河南國是式傳河周之南國也箋云纘繼于往于於式法也亹亹結勉於德不倦之臣有申伯以賢

入為王之紹士佐王有功王又取使總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
於洛南方之國皆統理極其法度時改大其邑使為侯伯故
云於某箋義非也王纘之事者承上云今申伯又賢故使總其先世之
事也烝民韓奕皆云纘戎祖考是其義于於也于以邑之于是洛地也傳云洛周之南國者明南
國即謂洛也南國是式云洛邑以申伯為法耳下當是南邦
式是南邦莫是南土皆謂洛邑與此同不得為箋統理之說則是入為卿士出總諸侯竟為二伯經云遂其私人又云我國
爾居自是新遷於洛其事書傳無徵據序云天下復平
則申之舊國或因厲王之亂城垣寢廟皆已傾圮故宣王遷
封於洛欲箋謂改大其邑使為侯伯亦恐未然
王命呂伯定之申伯之宅聖是南邦世執其功傳呂伯呂穆公也各本
皆作呂公今據孔疏補登成也功事也箋云云往也申伯忠臣不欲離王室故
王使呂公定其意令往居洛成法度於南邦世世持其政事
傳子孫也案此箋誤也傳訓豈為成以上傳洛周之南國推之則
豈是南邦然云成是洛邑耳訓功為事者謂營築之事也
然則定申伯之宅三句皆王命呂公之詞言所以命呂伯使定申
伯之居成此洛邑者以女世執其營築之事故也黍苗肅肅洛功
呂伯營之是其事矣箋誤以申伯為卿士乃訓之為往又創為不
欲離王室之說遂致中興封建之事蹟湮沒不彰失之大者也
王肅云呂公為司空主繕治正釋經世執其功之義疏云案
苗序云卿士不能行呂伯之職焉然則營築城郭呂伯所主
其事或為肅言是孔意亦以王說為允乃不用以申毛河也
因是洛人以作爾庸傳庸城也箋云庸勞也今因是故洛邑之人

而爲國以起也之功勞言之元年題也粟箋義非也此作廟即
蒙上文宮室之文下年有併其城郭即承此言之則廟之爲城
經文自明鄭必改爲功者上箋訓之爲往不爲召伯營築之事
則作城與其說不合故曲爲之辭也胡承珙曰因謝人以作廟者
即謂用謝人築謝邑於召諾云以庭蔽往于謝也正見因地制
宜不煩調遣營民之意箋易傳訓營爲申伯之營何也因謝人而
此駁箋說甚的
此章題曰廟當從粹文一本作墉與辨其說相一例今作廟
者或改字耳
王命傅御遷其私人傅御治事之官也私人家臣也箋云傅御
者貳王治事謂冢宰也粟箋誤也傳訓御爲治事之官則
鄭非
傅與御不得爲一人孫偁錢氏曰王命申伯傅相及治事之官是
也私人者申伯大夫之家臣則傅御明即申伯之臣言王命者寵
申伯之行不謂傅御爲王臣也陳奐曰私人即傅御之私人傅御爲
諸侯之臣故傳以私人爲家臣矣陳奐者其傅御也其說自
經書
疏申箋義以私人爲申伯之臣其說合誤矣
鄭言未必非也
合但以傅御爲一恐非傳旨
有併其城寢廟既成箋云申伯召公營其位而作城郭及寢
廟定其人神所處疏寢人所處廟神之有寢但此宜總據人神
不應獨言廟事故以爲人寢也稟此疏誤也箋云人神所處者統
城郭寢廟而言非以人神分配寢廟也
既成藐藐傳藐藐美貌箋云召公營位築之已成以形貌告於王
既成 雷浚舉上文耳
粟此箋蓋改藐爲貌也此即爲來王之詞與下王錫申伯不相涉
言以經兩言既成而營異義故誤
鄭職廉其事此爲以既成告王遂改藐爲貌以狀其

說與傳訓蘄〻為美顏絕異疏混而同之誤矣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傳乘馬四馬也箋云王以正禮遣申伯之
國故復有車馬之賜案箋義非也此乘馬即上四牡上云鉤
膺此云路車互文見意仍覆舉上事耳箋別為二賜失與
上箋同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
諸侯之圭故以為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案此箋誤也
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說是天子守圭豈宜以錫諸侯
且詩美宣王能廢賞申伯自當以禮錫遣不當以非寶為
寶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況命圭之大乎孫毓以箋為長
直謬說耳傳云寶瑞也者玉人云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
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申伯侯爵當為信圭以是居守
之物故曰以作爾寶矣云介圭者成圭皆可稱介韓奕云以其介
圭入覲于王彼韓侯所執亦信圭與此同無王禹云桓圭九寸諸
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亦非釋器云圭大尺二寸謂之珩是箋蓋
改介為珩也
往近王舅南土是保傳近己也申伯宣王之舅也箋云近羣也
聲如彼記之子之記案此箋蓋改傳之己為己也傳訓近為己者
己止之己己羣也往近王舅猶云王往己王舅也當書洛誥王曰公
定予往己孔傳云公為以安定我〻從公云往玉洛色己矣語意
正與此同鄭意雖亦同為羣而其讀與毛不同與傳訓故改己止之己為人己之己而說之云聲如
彼記之子之記段玉裁曰鄭釋毛云己羣也今本誤作近其說甚諦是也蓋

是䜣之本義爲記詩之稱不爲訓已
然世傳爲近所以爲遠
近字初不訓已箋同傳云近已也蓋古訓
相傳如此於近之本義無涉於䜣
之本義無涉
何以知經之必爲䜣
而非近乎

鄭讀迺爲近記服讀經之近爲記也自毛居正六經正誤云
近爲䜣字之訛臧氏經義雜記惠氏九經古義咸用其說於
是段陸胡馬諸家俱從之（兆勳謂經文作近不誤諸家之說）異矣服也說文䜣古之遒人以木鐸
記詩言从辵从丌丌亦聲讀與記同徐鍇作記
徐鍇曰與此同不訓爲遠也此箋讀徐記之爲記目
明甚（與此箋讀相似）經言近字皆似與記相亂非辭記詩言之䜣無涉諸家
特因說文有讀與記同之語遂以爲䜣從許讀而不知鄭自
箋傳服箋經也且誠使經本作䜣箋亦不當讀爲記近亦可讀爲記
記矣亦豈必改其字爲䜣也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 傳郿地名箋云邁行也申伯之意不欲離
王室王告語之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餞送行飲酒也時王

蓋者岐周故于郿云宋箋鄭以也再宿曰信之遇者信宿而
行也泉水云出宿于濟飲餞于禰韓奕云出宿于屠顯父餞
之明古者飲餞之禮皆在信宿之後也詳見邶風（鄭在鎬京之西謝）
甲在鎬京南由鎬京往謝途必經郿故箋以王者岐周爲說然周之郿
命箋云岐周之所起其先祖之靈故就之此命申伯如書
來朝即令之郿既傳不云其所在國舍廟將祭伴詔王命申伯於豐宗
然張申箋亦言者自陳者視淝爲申伯故往岐山之矣
（以上）箋本此案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 傳番番勇武貌諸侯有大功則賜
虎賁徒御嘽嘽徒行者御車者嘽嘽喜樂也箋云申伯之貌
有威武番番然其入謝國車徒之行嘽嘽安舒言得禮也禮入
國不馳案此箋與傳絕異傳云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者解
勇武之義以番番之文不指申伯之身也鄭不從傳故云申伯之貌

有威武其意不謂需費也此徒御嘽嘽与黍苗我徒我御同
皆曰案於事而忘其勞之意傳云嘽嘽喜樂者明四与下句對文
此徒御謂涿人喜樂明下句云周人喜樂矣鄭於下句訓周為徧故
不從傳而以安餘得從為說也疏皆同之誤已
周邦威喜我有良弼箋云周徧也我猶女也翰幹也申伯入
涿徧邦內皆喜曰女乎有善君也相美之言案箋義非也
周邦謂京師也我大也申伯入涿而周人皆喜者以大得良弼
之故言可以總其先世為周家之楨幹也其箋之說是申國
謂其君為良輔語既不倫且与首章箋申伯入為楨幹之臣
亦不合矣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傳吉甫尹吉甫也

作是工師之誦也肆長也贈增也箋云碩大也吉甫為此誦也言
其詩之意甚美大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者
送之令以為樂案此箋誤也傳云作是工師之誦者謂以備王之
樂也卷阿傳云明王使公卿訓詩以陳其志遂為工師之歌焉
是其義矣毛只於此復發傳者卷阿正雅猶此變雅不与之
同又下句有以贈申伯之文猶為申伯作誦故復明言之以詩得為
雅之義見雅變雅而其為工師之誦備天子之樂則同也其風
肆好以贈申伯者言工師歌於王之左右[illegible]使其風長好以
增益申伯之美爾傳[illegible]增也當從崔集注本作贈增也
崔云增益申伯之美是也王肅作贈送也[illegible]而誤從箋義
耳鄭讀風為諷訓贈為送故云贈申伯令以為樂於其所

說則非天子之樂可以列之大雅乎疏皆以鄭申毛唯贈送一字別誤甚此宣王詩在二可故也

[illegible]

竊將毛公傳詩大雅在前小雅在後故傳多於大雅見義極蕩之上常傳皆以為純君王而小雅諸言昊天之上帝者皆傳亦其例也

烝民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傳烝衆物事則法彝常懿美也箋云秉執也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之人稟此箋誤也傳訓物為事即朱傳所謂自百辟九竅五臟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者是也傳訓則為法即朱傳所謂其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利彝為常者謂五常也訓懿為美故之德即五常之德也亦即朱傳所謂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也孟子引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毛傳本之為訓朱子亦本之為說故其解若合符節不容更生異同鄭箋物於有物有則句創為別解以為性各有所象情各有所法衆民皆偏毗而不同故於下句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德之人其義與孔子之說絕異安得於詩旨有合乎疏於箋然而之義殊未分曉遽援毛與之同謬甚於攻宋儒於此詩亦多從鄭義甚至謂孟子引孔子之言為斷章非經本旨噫寘道孔聖誤蓋云鄭服非門戶之弊乃至

此字
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傳仲山甫樊侯也箋
云監視假至也天視周王之政教其光明乃至于下語及衆民
也天安愛此天子宣王故生樊侯仲山甫使佐之言天亦好是
懿德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案箋義非也此言天從
民好而生懿德之人也言天監視有周其光明昭至於下民
見其有同好故生仲山甫之懿德以保茲天子也末二句倒文
以取韵耳此章為下仲山甫之德張本故本於天生而天生
又緣民好故又本於民好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正是此
詩之義但懿德自指山甫耳箋語如愛天子故生仲山甫是
以懿德指宣王矣（故疏申之云有懿德未必愛是）（正王正豪整之言名制馬瑞辰曰史記周本紀）
正義引毛萇曰仲山甫樊穆仲也是張守節所見毛傳自
作樊穆仲不作樊侯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傳古故訓道若順賦
布也箋云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力於勤也勤威儀者恪居
官次不解于位也是順從行其所為也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
布之案箋義非也古訓是式承小心句威儀是力承令儀句言
內外交脩故得將順天子之心矣而明命皆使之布也是若與是
式是力一例（式即指古訓力即指威儀則是若即）（語山甫順於天子下章賦政于外即明命使賦之事則）（序所謂任賢使能也）（明甚）
使賦語天子任用山甫明甚箋語天子順從山甫山甫任用羣臣
不知何取○箋云是順從行其所為也者語天子從山甫之所為也
閟宮魯侯是若箋云是僖公所謂順也意與此同疏云言其須

為善從君之意以成善事也此毛義非鄭道文疏云古訓者故
舊之道非釋文道音導是傳之道即導字段玉裁曰訓者
說教也說教即導之義矣疏云古訓者故舊之道讀以道為字恐非
賦政于外四方爰發箋云以布政於畿外天下諸侯於是莫不
發庶業箋義非也于外承上王命云則氏政之布皆外也發行
政之所發馬瑞辰曰發行也四方爰發於云四方之政行焉是也
此正申云明命使賦之事
肅之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傳將行也箋云肅
敬也言王之政教甚敬敬也仲山甫則能奉行之若順也順否
於臧否謂善惡也業箋義非也此申言出納王命之事也上句
言出王命即上箋所謂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下句言納王
命即上箋所謂時之所宜復於王也明之謂明之於王也下句既明
且指事乘此文復特一言亦否當從舊讀方九反若否謂順
與不順也箋讀臧否字非是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傳儀宜也箋云
輶輕儀匹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獨舉之以行
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者豈其志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
能為也我吉甫自我也業箋義非也我之民也下三句皆述人之言
我儀圖之正述民自讀之詞以明鮮克舉之之故耳上乘引人言
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即云維仲山甫此德輶如毛三句在人亦有
言之下維仲山甫舉之之上與上乘文勢正同則三句皆人言明矣
駟驖傳云輶輕也此自當與箋同但尋傳之意則與箋迥別荀

子彊國篇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策不勝時凡人好敖
惕小事大事至於後興之務之是則常不勝與夫敦比於小
事者矣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為積也大大
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為積也小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
補漏者危大荒者亡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時僅存之國危
而後滅之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亡國之禍敗不可
勝悔也霸者之善著焉可以時記也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
財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遂成詩曰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授荀子則德輶如毛即謂
小事民鮮克舉即謂傲惕小事是以德之輕故多忽略而
不舉非謂德輕易舉而民無其志也然則我儀圖之正

民玩惕時日自誘自怨之詞毛公承用師說義當與
為吉甫自我乎荀子問釋文義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匹也是經本作義今
本作儀從鄭改字耳
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哀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侍愛隱
也有哀冤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箋云愛惜也
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
歸功云耳哀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
者仲山甫也案此箋誤也哀職謂臣職闕即過也侍訓愛為
隱授爾雅釋言其字當作薆今作愛亦鄭改之也經意蓋
謂仲山甫獨能舉此細微之德而能舉之其舉之不可守於
蓋常於人所不見之處而臣職有闕仲山甫已自能補之矣四句作一氣

讀下二句即申明愛莫能助之言純臣之心於其職之得失蓋
有已所獨知而人莫能知之者衰職有闕非必曠官廢事
也但少有不可閔心者而已自視歛然矣其補過也非必率德
改行也消忘於未萌去私於未著皆是弥縫其闕之事中
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此愛莫能助之義
矣鄭以為補王之過無惑乎於上文皆誤解而改字以就己說
也周禮司裘公之服自衰冕以下為王之服其餘則自鼇冕
毳冕以下山甫以冢宰為二伯法宜服上公之服故傳云有衰
冕者君之上服也明諸侯之服當加於此者也若以斥王則天
子以大裘之冕為尊何得以衰冕為上服乎宣二年左傳士季
曰詩曰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衰不
廢矣彼以衰職為諸侯之職與傳義同九罭衰衣絺裳謂
王之服也箋以為上公之服此傳正謂上公之服矣箋又以為斥王此可
知鄭作箋之意矣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証夫捷捷每懷靡及傳云迷職也業業言高
大也捷捷言樂事也箋云祖者將行犯軷之祭也懷私為每懷
仲山甫犯軷而將行車馬業業然勤衆行夫捷捷然至仲山甫
則戒之曰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
及於事案箋義非也每懷靡及與皇皇者華同（此自當從彼傳為說但以懷和屬仲山甫亦非毛旨）
雖有柔和明知之德猶自謂無所及（彼傳云每陞懷和也雖有當於彼駪駪言衆多此）
中和之德當自謂無所及明以懷和指証夫則此懷和亦指証夫也
（衆多駪駪言其和樂事亦言其和也）
故傳云捷捷言樂事也者華報每懷靡及由言証夫皆捷捷然

案從山甫之行雖有此案事恨和之德然自詔無所及也自詔無及正
是案事之情故下句不更為傳矣王肅云仲山甫唯有柔和明
知之德然自詔無所及以恨和原仲山甫殊非毛傳云言述
職也者明山甫為二伯也下泉傳云諸侯有事二伯述職授
下文城齊即述職之一事是山甫重主東方諸侯然則
台穆公嘗主西方諸侯總康公之後明矣此傳文可補史籍
之闕者也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傳清微之風化養
萬物者也箋云穆和也吉甫作此工歌之誦其調和人之性如
清風之養萬物然仲山甫述職多所思而勞故述其美以慰
安其心案箋義非也其心當從相臺本作我心我之周人也
傳云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以風之化養萬物喻詩之安慰周
人也上傳云言周之望仲山甫也即授此仲山甫永懷為說則經之意
謂周人永懷仲山甫明矣永懷既原周人則所慰者即周人永懷
之心亦明矣若然此吉甫作誦與上篇內微傳謂作是工師之誦
自是備王之樂此特以清風喻安慰周人者周人仍謂王耳
陳詩於王而曰工師之誦王望仲山甫之歸而曰周之望仲山甫
其義一也箋謂仲山甫多所思而勞故慰安其心與經之意正
相反矣授勘記授唐石經及諸本皆作以慰其心以相臺本
作我為誤恐未然之正使作其心亦指周人永懷之心云周人惟
仲山甫之永懷故我則持是詩以慰其心亦不得不箋所說也

韓奕

韓矣尹吉甫英宣王也能錫命諸侯箋云梁山於韓國之山
宮高大為國之鎮所望祀焉故英大其家矣矣然韓語之
韓矣也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
滅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焉案此箋是也尔雅梁山晉望也漢志
地理志注云梁山在夏陽西北詩矣矣梁山晉國所望大梁別小
但部於東牽燕師所完訓為燕安非燕國別誤也
梁之号俱在韓城縣界皆与箋合後人因燕安之說未審合遂取難通
維王書山燕為北燕國並以此箋為非遂取
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之說遂以韓為近燕之國又據水經
注漯水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並以梁山
為燕之梁山又或謂梁自夏陽之梁山韓自北國之韓侯說並合
新奇失之益遠矣皆非也序云能錫命諸侯者厲王之亂諸侯不
受王命今韓侯復來朝受命故曰能也采蘋序云諸侯來
朝不能錫命以禮瞻彼洛矣云君子至止序云能脩命諸侯是
古者錫諸侯受命必於來朝時錫之所謂脩人於朝者也據序戴
記春秋書來錫命者三所以著王綱之不振穀梁傳曰禮有交
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輟左氏公羊為優矣
矣矣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傳矣矣大也甸治也禹
治梁山除水災今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
道者也受命受命為侯伯也箋云梁山之陘堯時俱遭洪水
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園有厲王之
亂天下失職今有倬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為侯
伯葉箋義非也信南山思成王以禹治南山比成王平關原隰
此經英宣王以禹治梁山比宣王平大亂文勢正同但彼云曾

孫經文自明此不言宣王故傳豫言之以補明經意云有倬然之
宣王平亂為平厲王之亂與不相僻而得取為脩
道者也若明此句正謂二義禹之治水事上年水患者脩除
者以皆能幹其甚其道若明故云有倬然之道者也詩人雖言之故隱其詞爾
奄佐本韓奕其本也此章三句一韻與宋范同有倬其道厥
上讀與下祖考為韻鄭讀屬下句謂韓侯有倬然之道而
受命先以為比韓侯文義俱未矣鄭為此說者牽於甸句云爾
之說也信南山箋讀甸為鄉句此經語與彼同故箋云使成平
田定貢賦於天子其意以韓侯之德須為功當有定貢賦之事故
因時有未定貢賦之事蓋以營之句之耳
未章附庸而說而此篇豫為之張本耳故截韓侯受命句以於此
就其說耳 疏以毛與鄭同誤甚 傳云受命之受命為侯伯也若
明韓侯前未為侯伯今於其來朝始命之也侯伯即州伯六曰牧
伯周禮八命作牧則命謂八命也朱傳謂韓侯初立來朝始受

王命蓋本韓詩三年表畢上受命於天子之說與傳義絕
異陳疏用以述毛失之
朕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 傳庭直也 箋云我之所命者
勿改易不行當為不直違失法度之方作楨幹而正之以佐助
女君女君王自謂也 案箋義非也 易讀難易之易與文王大明
兩言不易義同 傳訓戎為大 大之君謂韓侯為侯伯也以佐戎辟
語意幹不庭方以佐其為大君之事也 六月且以佐天子傳云佐出征
其為天子也是其例矣 疏以毛同鄭失之
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傳覲見也 箋云諸侯秋見天子曰
覲韓侯乘長大之四牡奕奕然以時覲於宣王 覲於宣王而奉享
從貢國所出之寶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也 書曰黑水西

河其貢球琳琅玕此覲乃受命先云受命者顯其榮也案
箋義非也詩經多複非必其事有異而後兩言之也此經上孔
脩且張之下不得突言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故先舉韓侯因
韓侯不能稍為句故先言入覲以足之与下入覲只一事耳鄭以
上入覲為秋見下入覲為享禮 殊失經旨 非禮合矣其竟非詩書鄭必
云尔 此說志又以就其介圭之說也然高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
介彼既當非諸侯之守圭故此言乃言守圭入覲而以貢其
國所出 以為享禮 之說亦矣其實享禮必不以奉國寶韓國又不必出
介圭箋皆附會之言之○箋云黑水西河不言雍州疏申之
以為韓侯為受此國當屬并州非雍州故唯得言西河不言
雍州也 鄭云戎狄 國疏說可笑東治梁山峨 序箋云梁山今左馮翊
夏陽西北 韓國在其地 今韓城縣是其地正當屬雍州且是時呂
獨以為西伯韓國正其所統未幸淡彼韓城藍師所定蓋即
城其統内之國矣爾雅云梁山晉望特據後世之言言之耳
不得證西京之韓國屬并州也且按箋疏之說則球琳琅玕出雍州 韓雖屬雍州
韓之所有 又但 爾雅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球琳琅玕焉是
球琳琅玕亦非 韓之所有乎也
淑旂綏章傳淑善也交龍為旂綏大綏也箋云善旂之
善色者也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案此箋改綏為緌也
按文綏本亦作緌毛无謂及鄭言隆是經傳本作緌之證車
故傳天子葆杭大綏諸侯葆杭小綏之亦當作緌与此同胡承珙
曰楂旂本有貴賤之辨大緌緌施於竿首故可以為表章矣

登車之綏陸以采然為之豈所為表章也且此章每句各言一
物不相錯雜淋於綏章於飾也簟茀錯衡車飾也元袞
赤馬服飾也鈎膺鏤鍚馬飾也鞹鞃淺幭則詳言車之
軾之鞃鞗革金厄則詳言馬之具皆是一字之旁及其淋於為
交龍之旂而綏章又為空車之綏則詞之云錯雜與下各句文
例不盡一傳義為長其說是也陳疏據金榜禮箋說大綏即
注旄於干首以為表章故謂其旂為淋旂本句自明雅六月
之儀文鳥章矣
周禮之大麾謂旄也恐非
鞗革金厄傳厄烏蠋也箋云鞗革謂轡也以金為小環往之纏
搤之案此箋改厄為搤也段玉裁曰說文槅大車軛也軛轅前
也軥軛下曲者小爾雅衡梔也梔上者謂之烏喙嘗作衡梔上也梔下者謂之烏喙
據此詩作厄者軛之假借傳厄烏蠋也即小爾雅之烏喙釋文蠋

馬瑞辰曰衡為橫木所以橫於輈前軛則以厄牛馬之頸烏喙又為軛下兩邊叉馬頸者一名軥服注左傳云軥車軛兩邊叉馬頸者是也荀子禮論然末弥龍所以養威也楊注弥如字又讀為弭之末也說金飾衡軛之末為龍首也後漢書續志服志龍首銜軛即此金厄耳此足申明毛義

沈音畫是沈垂讀不濡其蠋之蠋陸氏陸誤引爾雅而云蠋
爾雅作蠋是陸本為未詳為蠋也正義乃以蠋譌蠋其說致
為無理爾雅鉅鴟蠋字皆從虫與毛傳厄烏蠋矣翅風馬牛
不相及陸孔之牽合誤甚陳疏即據段說是厄即軛字也鄭
注以金纏搤轡環失之
狐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涵百壺傳屠地名也顯父有
顯德者也箋云祖將去而犯軷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
所往去則為犯乃為祖於國外畢乃出宿示行不留於是也
顯父周之卿士也餞送之故有酒案此箋誤也聘禮記曰出祖釋
軷繁涵脯乃飲酒于其側是祖與飲酒為一時事泉水傳云祖
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即本儀禮為說明舍軷即祖之畢而

杜云飲餞于郊宿于泲 禰莊高申伯行道王餞于郿 是祖餞在行宿之後
飲酒即餞之異地也 此經出祖在宿屠之前 餞在宿屠之後
首者以此義皆是出祖之事 故首言韓侯出祖 以言之 其祖
之地未明 故云出宿于屠 顯父餞之 正以餞于屠 明出祖之地非祖 先
而後出宿 儀有異也 文勢與上章韓侯入覲 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正同 鄭
司出祖之文在宿屠之上 蓋以祖在宿前 餞在宿後 誤矣 注儀
禮云行出國門 止陳車騎 釋酒脯之奠於軷 故此箋云祖於國
外畢乃出宿 仍沿其舊説耳 其下 聘禮於聘畢
云遂行舍于郊 是使卿贈如覲幣 此云顯父餞之 下言其贈
維何 明即舍于郊 使卿贈之事 贈送在飲餞之時 飲餞即
在舍軷之側 則祖在宿後 斷然可證矣 昭十六年左傳鄭六
卿餞宣子於郊 亦其證也 又箋云 ……
因致宿餞不同處者 客歸人從別耳 傳云顯父 有顯德者也
蓋以其人將餞韓侯 明非廟堂常 故明其有顯德 非以顯德釋
經之顯父也 顯父字也 猶皇父家父之類 疏以有顯德 故稱
顯父 廣言有美德者 非止一人也 非是
箋 籩豆有且 侯氏燕胥 箋云且多貌 胥皆也 諸侯在京師未去
者於顯父餞之時 皆來相與燕 其籩豆且且然多也 案
箋意以侯氏為諸侯在京者 此燕即餞時飲酒耳 飲餞於屠明
在國郊 而云皆來與燕 於情事不合 呂記朱傳皆據箋說諸侯
未聞稱侯氏 韓侯也 但觀經稱侯氏者 以其為客 擬之
詞 不可指言其國 又實一人 不得言諸侯 故稱侯氏 此韓侯實
有其人 殊非其比 且與上下文稱韓侯不類 恐亦未然 謂

侯氏以蓋蹶父之氏也不四年蹶父式氏字五五年韓姞相明蹶
父為姞姓此上云蹶父或其字年末云侯氏相明蹶父為侯
氏文法正同蓋韓侯而云侯氏蓋胥者以侯氏之貫明韓侯
賢也令冐蓋吉甫而云張仲孝友其義同矣釋文且子餘反又
七敘反鄭訓多數音七敘反別子餘反者毛讀也陳奐曰且詞
也箋遂云有且言有遂有豆也以下句例之毛意當然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傳汾大也蹶父卿士也箋云汾王
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
郊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為甥（傳訓汾為大者王者之大亦以大王為厲王是也）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案
箋義非也汪氏興穀曰厲為三諡故詩人避稱汾王若因流彘
而稱汾王則詩人顯美宣王不宜以是為稱此說足明申經毛義

王肅申毛亦尊稱說較優矣胡承珙曰釋詁傳云外孫
曰甥則此汾王之甥毛意當為厲王之外孫或然也此美宣
王能錫命諸侯而兼及韓侯取妻者據下經韓侯迎止于蹶
之里蓋韓侯來朝遂行親迎之禮一行而兩二事故左傳
（季文子）書者聘且逆女之類故詩人兼及之序雖上年云餞
遂說此取妻說歸國後事然則末章復彼韓城猶云歸
國明親迎時未歸矣蹶邑當考意謂歸韓時道所經也
諸娣從之傳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諸娣眾妾也箋云媵
者必娣姪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案此箋曲護其注
禮之說也士昏禮媵御餕姑醑之雖無娣媵先鄭注云古者
嫁女必娣姪從之謂之媵姪兄之子娣女弟也娣尊姪卑也

或是娣姪先媵家之也是其注疏之意於考姪娣並從之
說如於公羊蓋春秋之失疏古無是也士喪疏云雖無娣媵
先者蓋對以異姓為媵者而言者有娣者不得以娣為媵雖無
娣媵先者謂雖異姓之女為媵亦以媵為先蓋士媵不恒有
娣故云陞無娣明士以上之媵皆有娣矣傳云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
之又云諸娣衆妾也者明取於本國及二國所媵皆娣也妾
者對嫡之稱九女惟夫人為嫡其娣八人皆妾故諸娣為
衆妾也漢時公羊之學家盛故諸儒多重於娣云之得
此傳足正其誤矣二國媵之左氏以為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公羊家以為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二說不同嘗以左氏為
正長沙艾模曰舜之二女少康之二姚皆娣也其疏古矣

韓侯顧之疏以君子不妄傳顧之曲顧道義也顧視而言韓侯
顧之則於疏嘗顧故云曲顧道義謂既受女揖以出門及外車
接綏之時嘗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於是之時則有曲顧
也案疏說非也傳曰顧之曲顧道義也者嘗讀曲顧句道
義也句道即野有死麕傳誘道也之道謂親迎也陳疏引列
女傳齊孝公迎華氏之長女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操之
綏自御輪三曲顧姬與遂納於宮白帝通義必親迎御輪
三周車曲顧者防淫泆也高誘注淮南氾論云蒼梧繞遠親
迎曲顧之義並是謂曲顧為親迎之禮蓋傳以曲顧釋經
之顧又以道義也自釋曲顧之義故言必曲顧者道之之義也疏
謂道引其妻之禮義誤矣釋文道為字又音導讀為字者

亦誤

慶既令居韓姞燕譽箋云慶善也雖文既善韓之國土使
韓姞嫁焉而居之韓姞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案箋
義非也慶喜也令善也燕譽猶安樂也云雖文喜此善居
可以為韓姞所安樂也釋文令力呈反使也又力政反命也王力
政反善也王說得之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侍師衆也箋云溥大燕安也大矣彼韓國
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武之所築完案箋義非也燕呂伯之國也釋
高疏云王肅云呂公為司空主繕治案黍苗序云卿士不能行
呂伯之職於則營築城郭呂伯所主是召公本主營築之事
今韓又屬雍州尊在呂伯統內較之申伯之謝尤所當治何所
猶而詔韓城非呂公所完乎釋文燕於見反注同徐云鄭於顯
反王肅孫毓並馬賢反云北燕國王孫申毛實侍傳之意孔疏
不我疏矣

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百北國因以
其伯侍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
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接也箋云韓侯先祖有功德者受先王之
命封為韓侯居韓城為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
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韓侯先祖
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
服追貊之戎狄令接之未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侯
伯之事盡予之皆莫其為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其後追也貊

也為獵夷所逼稍々東遷案箋義服也以用也以先祖受命与
江漢自呂祖命義同彼箋云自用也用其祖呂康公受封之礼
此亦當於因時百蠻謂今韓侯也言王用韓先祖受命之禮之
命今韓侯使之長是百蠻也侍云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者據
周禮蠻服為說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其六曰蠻服屏第六蠻服
之百國謂蠻服以內之國蓋侯甸男采衛五服在內服僅蠻服
之國也云追貊戎狄國也未蓋即蠻服外之夷服鎮服蕃服
是也亦不但指二國舉百蠻見六服之內韓侯長之舉追貊見
六服之外韓侯亦接之故傳訓奄為接也因以其伯者戎狄之國本
自有長今王錫韓侯追貊以追貊因以長是戎狄之國為侯伯也下
傳云侯伯總領之即蒙此經為說鄭於前章改甸為邱甸謂
韓侯定貢賦總禹之功故此箋以因時百蠻為時節百蠻之
貢獻而周礼之蠻服本州牧所主不得但云時節故又以蠻服
与追貊為一而以蠻服屬韓之先祖以追貊屬韓侯異說錯出
總因邱甸一字之誤疏皆以毛同鄭謬甚北國即指追貊自王
言則曰錫自韓侯言則曰受其實一也箋以北國為王畿北面之
國与追貊為二亦非
實墉實壑實畝實籍傳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
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籍稅也韓侯
之先祖微弱所伯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興滅國繼絕世故
築治是城濬脩是壑井牧是田畝收斂是賦稅使其故常案
此箋牽合邱甸之說誤与上箋同此承上言長是百蠻之事也古

者二伯於其所統之諸侯任其城營築之事及山尚城齊召伯城
韓是也方伯於所統之諸侯亦於此其營韓侯實墉實壑是
也春秋時城邢城楚之邱之類其餘風矣其訃籍之事則岩高
云徹申伯土田徹申伯土疆江漢云徹我疆土于疆于理皆是
要皆常職未可與禹治水災同日語也
詩其貔叟赤豹黃羆傳貔猛獸也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捴
領之案此經上言捴柔追貊之事故傳明之此為追貊所詩則上
文墉壑為百雲可知亦舉下以明上也雲服以內則任其城池田
賦之事以外戎狄之國東領蕃斗服但捴領其貢詩而已此柔捴之義也
鄭此亦言貢賦從禹功之事雖不為箋義自別也

江漢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案此及
下篇伐徐蓋一時事何氏古義邵忠肖曰考之竹書紀六年召穆公伐
淮夷王伐徐戎然則平淮平徐二師蓋一時並發也其錫召穆公命
則紀年亦云歸自伐徐也劉汝楨云江漢常武二篇一是自將伐徐一
是命將伐淮二師想一時並發何也夷在淮之南北勢相犄角假令
穆公先平淮南則還兵北伐亦易之耳何必修之於王之執行假令王
阮北定徐戎則淮南之夷膽已破穆公此行必發蒙耳何必張大其
功而寵異若此哉故伐淮伐徐以為詩考之知其必並發也二說可從
諸家或以此伐淮南之夷下篇伐淮北之夷或謂兩篇只一事皆伐淮北
之夷皆因常武箋伐淮浦而誤據經傳下篇止是伐徐不伐淮夷也
正於其事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傳浮浮衆強欲滔滔
廣大欲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箋云江漢之水合而東流

者二伯於其所統之諸侯任其城營築之事及山南城齊召伯城
韓是也方伯於所統之諸侯亦於此其營韓侯實墉實壑是
也春秋時城邢城楚丘之類其餘風矣其訃籍之事則崧高
云徵申伯土田徵申伯土疆江漢云徵我疆土于疆于理皆是
要皆常職未可與禹治水災同日語也
詩其貔貅赤豹黃羆侍貔猛獸也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總
領之案此經上言揔柔追貊之事故傳明之此為追貊所訴則上
文墉壑為百蠻可知亦舉下以明上也蠻服以內則任其城池田
賦之事以外戎狄之國東領蕃王服但總領其貢訴而已此柔揔之義也
鄭箋此亦貢賦從禹功之事雖不為箋義自別也

江漢

其時淮北徐戎未服故不能由豫兗之境渡淮而南此皆經
維方兄為侵而有徵陳疏駁之謂此淮夷亦在淮北兩詩只事一事誤矣
[illegible]說固當可從後漢書東夷傳厲王暨道淮夷入寇王命
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序云能興衰撥亂
正指其事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傳浮浮衆強歎滔滔
廣大歎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箋云江漢之水合而東流

浮浮者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衆使順流而下滔滔然其順
王命而行非敢斯須自安也非敢斯須遊也主為來求淮夷
所安揆至其境故言來 案箋義非也經曰之江漢者蓋因師（記出）之地（以為寄 下句說出我車明於出師於江漢之上矣）
故以江漢 孔廣森曰江漢之廣大武
夫之衆強所不待言故傳轉以江漢衆強似武夫武夫廣大似江
漢互釋之滔滔浮浮（是也）傳首章（因）也三章云江漢之滸王命召虎遂設宣
王於是水上命將遣士誤矣來之為義正訓為往（自此而下則為往 歸來為來赴其所往之）
自彼而言則為來也（此經云匪安匪遊正是出遊時事淮夷來）若言士卒之來為求淮夷然者傳之衰（率）
師以來 擇惟敘是求耳 箋以來為至其境下來鋪為至戰地
而後言來 甚
匪安匪遊淮夷來鋪傳鋪病也箋云又不自安不舒行者主為
來討（伐）淮夷揆至戰地故又言來 案箋義非也此篇所言無戰
事蓋淮夷不戰而服故序言平淮夷矣且上句出車設旟文
與出車篇相類正言出師之始不得遽至戰地來求來鋪詩
人重言以見意耳又傳訓鋪為病若屬於士衆之來為淮夷（言）
是病即指屬王時淮夷入寇事說以淮夷為病也箋云伐討（與上句來求語同而意變 詩中多有此例）
淮夷疏申之云討而病之是王命士卒病此淮夷矣詩人之（是）
意（之之意乎）且不經序云匪疚匪棘是知箋疏之誤
經營四方告成于王箋云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後經營四方
之叛國從而伐之克勝則使傳遽告功於王案箋義非也此章上
（言師行此即言告成 告成即是淮夷歸服）
即此江漢武夫明時經營告成
何事淮夷本國之四方者兼見淮夷後服淮夷（經營四方之事於此）

告其成也下中此玄後經營四方与序不合

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箋云庶幸時是

也載之言則也召公忠臣順於王命此述其志也案箋義非

也庶之義也時語室王之時承上云當四方既平王國庶定其

克定爭於時靡有戰爭之事王心則安矣（則安者言未可以申安也此述告成）之詞都笑

寧但因命召虎經營四方此未宜寔遂云既平載寧故所謂述召公

之志如此未申維有失之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箋云式法也王於江

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案

箋義非也此倒敘王命召虎之詞也首章之將率之行次章

言淮夷之服至此將追述王之命詞是倒裝法四五兩章先述王

命詞六章乃述召公對揚語是順敘蓋此篇主戰事故以

敘述命詞為主序故特言命召公平淮夷也此述命詞而言江漢

之滸者呂祖謙氏曰王命召虎自彼江漢之滸而代之非謂宣王

非江漢之地而命召虎也此說頗為的確是時召穆公為西伯淮夷東

圉非其本所臨將命之故江漢則周南之地也矣

者南益州東中邦王之平定淮夷此款也式用

用辟式辟四方非治我疆土

也宣淮夷之疆土而言四方義即語平淮夷

召穆公以事駐軍江漢上游宣王因命之順流東下故云江漢之滸以命召公受命之字此命蓋遣使進命非宣王自來也下于周受命乃祀命耳

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箋云于往也于於也召公於有叛戾之國則往

正其境界修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而功大成事終也案

箋義非也此室之命詞召虎曰淮夷在南故極其遠而言之曰至

于南海是也于於也三于字義同箋混於四方之文訓周行至於南

海迂矣其云功大成事終者云云謂上章告成但是克勝未足大
成又上章四方既平但述呂公之志來為事畢故此箋云於其實此
章倒敘命詞上章正是實事箋之所言正與經相反也
王命呂霈來句來宣文武受命呂公維翰傳句徧也呂公呂康
公也箋云來勤也句當作營宣徧也王命呂霈以勤勞於
經營四方勤勞於徧疆理衆國若文王武王受命呂康公為
之楨榦之臣以正天下為霈之勤勞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棄箋
義非也此篇來求來謂來極與此來句來宣凡五言來毛皆
不為傳別其訓不異可悉來句來宣語呂公言女我當示女功而賞之
也此王命呂霈遙承上告成于王正當語呂公既歸來之後與上來故呼而命之
求來餉授所往而言來者訓同而言自別於此經立功成事

鴻府傳云宣示也

終之後不得復云來故讀為賚以就其說耳疏用鄭申毛誤甚文武受命二句當
屬下讀箋截屬此非是
無曰予小子呂公是似肇敏戎功公用錫爾祉傳似嗣肇謀敏疾
戎大公事也箋云戎猶女也女無自滅損曰我小子耳女之所為乃嗣
女先祖呂康公之功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我用是故將賜女
福慶也王為霈之志大謹故進之云爾棄箋義非也予小子當
從朱傳以為王自謂無曰予小子承上文武句出公是似承上出公維翰
此承上二句作一氣讀
曰云若文武受命惟呂公為之楨榦今無曰予小子可嗣文武也女之
功自嗣女先祖呂公爾上句言予小子不言文武是似下句言呂公是
似不言呂霈維翰互文以見之云也上章呂霈告成于王云王心哉寧
言也或解為勉故此命呂霈云無曰予小子所以答其
呂霈與上下文不合此章中當十氣讀文義自明鄭作中分截失其文武二句屬上

稱矣且二年四方既平王國庶定箋以為迷公公之志此又謂需之
志大謹前後亦自不合也傳訓戎為大公為事大事蓋謂祭也
指下乘于周定命云急於賞功故謀疾於祭事矣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傳釐賜也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
煮合而鬱之曰鬯卣器也九命錫圭瓚秬鬯文人文德之人也箋云
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蒙香條鬯也王賜召需以鬯酒一罇使
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美德見記者案箋義非也鄭於春
官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其意不以鬯為草故此仍用其說於考鬱
人和鬱鬯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為貫百廿貫為築以煮之生車
中停於祭前鬱為草蓋蘭鬯人凡王弔賜共介鬯鄭司農云
鬯香草王行弔長被之故曰何是鬱鬯為草也又肆師及果築

仍用其說今據傳考之則鬯為草而鬱非草彼注誤也鬯人共介鬯鄭
司農云鬯香草是鬯為草也肆師及果築鬻鄭司農云築煮築
香草煮以為鬯是煮香草為鬯也與傳義正合漢書郊祀志百用
末旨酒布蘭生頴注云百末百草華之末也以百草華末雜酒故香且
美也彼用百草華也末雜酒蓋猶存秬鬯之遺意矣竊謂煮百香草
而鬱之謂之鬱鬯郊特牲所謂鬱合鬯是也鬱鬯和以秬酒謂之
秬鬯郊特牲所謂計所說于醆酒是也鬱鬯惟天子之祼用之秬鬯
則王子用之朝踐饋所而諸侯有賜亦得於祼用之有辨別見周禮鬱人鬯
人分職殆必由此鄭注非也傳云鬯香草也未明鬯本草名云築煮
合而鬱之曰鬯者明酒所以得名為鬯合而鬱之只是合香草而鬱
之耳陳傳疏謂合黑黍及香草共鬱之美於鬱鬯秬鬯何以別乎又
疏據孫毓云

缺矣且此二章四方既平王國庶定箋以為述其之志此又訓率之
志失道前後亦自不合也傳訓戎為大公為事大事蓋謂祭也
指下章于周受命云急於實功故謀旅於祭事矣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傳釐賜也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
煮合而鬱之曰鬯卣器也九命錫圭瓚秬鬯文人文德之人也箋云
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賜召虎以鬯酒一罇使
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者案箋義非也鄭於春
官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其意不以鬯為草故此仍用其說於考據
人和鬱鬯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為貫百廿貫為築以煮之鐎
中停於祭前鬱為草若蘭鬯人職共介鬯鄭司農云
鬯香草王行所過被之故曰介是鬯為香草也又肆師及果築
鬱人鄭司農云築煮築香草煮以為鬯是築香草為鬯也而此傳亦合
而鬱之謂之鬱鬯鄭特牲所謂鬱合鬯是也鬱鬯和以秬酒謂之秬鬯鄭
以鬱與秬皆所以釀酒鬱取其金色秬取其黑色以鬯和鬱者
特牲汁獻說於醆酒是也
謂之鬱鬯以鬯和秬謂之秬鬯鬱鬯專用於祼事秬鬯則兼惟天子之用之天子用
以詔尸而祼有賜與得於祼用之
鬱鬯周之鬱鬯周而鬱人與秬不同周禮鬱人鬯人分職殊由此鄭注
鬯香草也明鬯本草名云者明謂所得名為鬯合而鬱之只是合香
非也傳云築煮合而鬱之曰鬯謂鬱金之鬱非草名與鬱鬯未
草而鬱之耳陳傳疏謂合黑黍及香草共鬱之義與鬱鬯秬鬯何以別乎
鬱別疏以鬱草者鬱金之草非是又疏引孫毓云古今書傳香
草無稱鬯者箋說為長蓋為祼論集稱曰雜記云暢臼以椈杵以
梧暢即鬯字則鬯非酒名說苑云鬯
百草之本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暢為贄春秋繁
露執贄篇天子用暢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獨
末之合之為一而達其臭氣暢於又鬱人賈疏引王度記云天子以鬯

諸侯以董大夫以蘭士以蕭庶人以艾（此皆足證孫說之誤傳云文人）（鬯与萱蘭並言是鬯為香草）
文德之人也未陳奐曰文人即下文呂祖對呂霈別稱呂公為呂祖對
文武別稱呂公為文人清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傳云執文德之
人凡為文武楨榦之臣者皆可謂文德之人也文侯之命追孝于前
文人義同又洛誥秬鬯二卣一以告文王一以告武王也詩云秬鬯一卣
耳但告祖廟不得徧告羣廟此足明箋說之非
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呂祖命傳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
庸箋云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既尊顯呂霈故為岐周使霈
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呂康公受封之禮岐周之所起為其
先祖之靈故就之案箋義非也周鎬京也此美宣王不擅非周必
云于周受命者（三年云）江漢之常滸王命呂霈擅此亦在外受賜

故云于周以顯之且以明五章王命呂霈來向來宣為歸來也
上云肇敏戎公（明祭太廟而命之既示不敢專賜）此去于周受命（此見賞不踰時）詩人陳之所以
明王命之得禮也鄭玄箋云其祖自呂祖命之文故以周為岐周然
賜爵祿必於太廟無緣遠往岐周宣王即既尊顯呂霈用其祖
康公之禮足矣如從箋說是登已曰先祖（之廟）而就呂公之先祖與此
為得禮之意乎然箋云為其先祖之靈（自云岐周之所起者蓋指呂公行呂南之化）指呂公之先祖耳疏申之
云為其有先王之靈謂有別廟在焉以先祖為周之先祖誤也
諸家主岐周云或（以周為）（以文王廟為說俱）（非其義也）
傳九命錫圭瓚秬鬯是也呂康公為二伯今以二伯之九命之呂霈是
用其先祖之命矣（不必於岐周）（非就其先祖之靈也）
京章傳對遂考成矣施也箋云對答保美作為也霈既拜而答

常武箋云命（知者）
將必本其祖者
因有世功於是
尤顯義與此同文
宣高王餞于郿
箋云時王蓋省
岐周故於郿云彼
省岐周不為命申
伯可知此就岐周
非就文武之廟矣

王策命之時稱揚王之德美君臣之言宜相成也王命呂常用
呂祖命設常對王亦為呂康公受王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謂
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天子萬壽以下是也案箋義非也據上
傳文人文德之人即據此經文德為說則文德即是人謂宣王也
矣其文德謂即是作施呂公之成上傳實已為明此經則作呂公考者以謂王作呂公之成
不得為呂常對王用呂公之成辭也竊謂此章自作呂公考以下六句
皆呂常遂揚王休之詞言王之休美為何乎蓋能作呂公之成則天
子有萬壽之福何者明之天子全聞不已是萬壽無疆也其違辭
則能作呂公之成也其文德洽此四國甘棠行露是呂伯之教明於南國今王矣其文德
下四句即申上二句之意經文自明
傳訓對為遂之者從事之辭言呂常受命遂進此章揚王休
之詞蓋寓於頌矣規也箋易傳訓對為答之竟致通章皆為別解此亦因
一字而誤者也胡承珙曰據正義宣本集注箋皆作對成王命之
辭是正義本作對王命之成辭故其述毛云乃作其先祖呂康公
對王命成事之辭又述鄭云謂對王命舊事成辭但以成為
成辭未免迂曲其說是也

常武

常武呂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於箋云戒者
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案箋義非也戒者戒其人云於
之詞非戒使常於也此兩所言徐方震驚及震為怒之等皆
盛陳王之威武是立武事也末章王獻允塞是有常德也因以
為戒於者明詩人言外之意故云於以整之不得於篇中有戒詞
也序謂武事不可常行箋以為戒王常行武事與序正相反矣

疏此章王肅述毛以為王不親行王基述鄭為王自親行此篇
謂毛亦以為王自親行王說非也蓋是下
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侍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父為大師箋
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
用其以南仲為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
世功於是尤顯大師者公盡官也某箋義非也後人紀述之文往往
敘及先世周時簡質恐未有此下章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經
此云戒師旅而已並其所命之官亦不具列無緣於皇父獨詳
其祖德且鄭以十月之交為厲王詩彼云皇父擅恣甚惡甚
大宣王承厲王之後厲精圖治維是皇父之子仍字皇父亦
不宜復使為大師若是一人孫當屏棄何有貪忘之臣立於
維新之朝乎若於既命南仲復命皇父志王肅云皇父以三
公而撫軍也殊南仲於王命親兵也毛意當然至孫毓以箋義
為長直妄說耳白帝通義爵篇曰王制爵人于朝與眾共
之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祭統曰古者人君爵有德而於大祖
班賀魯詩是此引祭統證詩大祖是三家義與毛同孫云命將
皆於彌廣未有於后稷大祖之廟者不亦疏乎至引陳勝事尤為
儗不於倫不足為也
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箋云敬之言儆也警戒六軍之眾以惠淮
浦之旁國詔勑以無暴掠為之害也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等
也某箋義非也上句整我六師以脩我戎蓋命皇父治軍六
月傳云先教戰然後用師是也既敬既戒惠此南國正是教戰

信廿六年左傳王命尹氏及王子霈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王子霈叔興父皆華其人將尹氏不能稱名字

既畢（日）將往用師之尋（尋非命將也郊謂以皇父爲中軍之將故爲張說耳）故下章即是命大司馬共南國志徐之鄰國徐於當時爲南國之患今往伐之所以除暴安民故云惠也箋誤以此篇淮浦徐國爲二乃以母暴孫淮浦之旁國爲說失之敬戒云六軍之事敬已戒備義自可通郊必改爲警者馬瑞辰曰周官大司馬注引詩既儆既戒蓋韓詩作儆故郊以警釋敬是也警即儆雞鳴序箋改警戒爲敬此箋又改敬戒爲警皆張說耳何相違之巧也

王謂尹氏傳尹氏掌命卿士箋云尹氏天子世大夫也案傳云掌命卿士似以尹氏爲官名陳奐曰尹氏爲掌命卿士之官猶師氏保氏旅賁氏霈賁氏官皆稱氏矣書大誥篇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孔疏云

則其爲官名審矣彼杜注以尹氏爲王卿士即因此箋而誤

尹氏即官也此當較箋說爲（其）良（使循彼淮浦之旁）有此徐土箋云有視徐國之土地叛逆者[illegible]徐當從徐州之地未必即是春秋之世徐子之國何則春秋之世徐國甚小宣王之時非能背叛而使王親征之六軍並出則是強敵者也明非春秋徐國但不知於時之只何姓名耳

案下箋以伐淮浦伐徐國爲二事（別此箋云者猶淮）以爲一事省徐爲一事爲下章張本（觀下箋淮浦並云徐土可見）毛意此篇皆是伐徐之事率彼淮浦之師行所經耳兩家義別疏暫同之非是○疏此案疏附郊說非經意也下章則云濯征徐國則淮（雖概謂）徐州之地明甚馬瑞辰曰括地志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徐國也又云大徐城周十一里中有偃王廟是在泗州徐城和北周穆王時徐偃王國也元和郡縣志徐城縣本徐子國也

圍穆王時徐偃王好行仁義東夷歸之者四十餘國穆王發
楚師襲其不備大破之殺偃王其子遂北徙彭城原東山之下百
姓隔之號曰徐山之在下邳之郡界是徐自偃王以後國已移至
下邳春秋僖三年徐人取舒杜注徐國在下邳僮郡東南僮即臨淮
後漢郡國志下邳國云徐本國是春秋之徐亦在下邳宣王
伐徐在穆王先徐以後即為徐之在下邳郡界者又漢地理志
徐亦姓亦邑嬴古通用至海徐嬴姓伯益佐禹有功賞其子
若木於徐未聞徐有他姓孔疏謂此徐未必即春秋徐子之國又云不知於時之君
何姓皆肌說也至周官雍氏注云伯禽以王師征徐戎史記魯世
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按說文
郐字注郐邾下邑地從邑余聲魯東有郐城讀若徐土是

魯東之徐字正作郐宣王時早已屬魯國與此詩之徐無涉乎
馬說甚確故備錄之可知以徐夷徐戎解此詩者皆非也
不為不愛三事猶緒傳誅其君弔其民為之立三有事之臣箋云
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愛於是也女三
農之事皆猶其業為其驚怖先以之安之業箋義非也此與
上章彼淮浦者此徐土連讀皆司馬戒師旅之詞也十月之交云
擇三有事雨無正云三事大夫皆謂三有事之臣與此同王肅云猶其事業
皆猶其職業也疏謂王之意亦當謂民得猶業誤也矣
恭之業之有窮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傳恭之於國
也業之於動也窮於而威舒徐也保安也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
遊也繹陳騷動也箋云作行也紹緩也繹當作騷王之軍行

其顏燕之於業之於有尊薪於天子之威詔問見者莫不憚之王舒
安詔軍行三十里亦能緩也亦非敖遊也徐國傳處之驛見之知
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案箋義非也首章敘命將二章敘戒
師此敘王親行之師旅燕之於威業之於動者以有儆於而威
之天子親將之故也王舒保作承有薪天子句詔王舒徐安行匪
紹匪遊承上恭之業之句詔將士從王軍心振肅故傳云不敢從以
敖遊也鄭以此經為戒王常行武事之實故改字易訓而為之說
蓋曰王自舒安而行率其日三十里之常而徐方已相恐動矣
而不知其與經序之旨大相乖剌也宣王諸詩皆非純美小雅箴
規誨刺諸作無論矣序有明文即斯干無羊亦寓譏諷之意故采芑傳云
言其強美斯劣矣蓋統以宣王諸詩以明不得列於正雅

徐方緯騷者何楷曰正原其所以作之故是也傳訓緯為陳陳列騷動蓋謂徐之列位擾亂即上傳章三章之意也此言匪紹匪遊者以徐方緯騷之故所以聲其罪而致討也共前江漢云匪安匪舒[illegible]匪常來鋪皆倒述其用師之故文法正同

之故由於此也此序云有常德以立武事則經之所陳皆美武事
之盛可知云因以為戒於則美其武事之盛即因戒其量於可知
此於則極云王之整暇軍氣奮發[illegible]先[illegible]人正所謂言其強美斯劣
矣者戒王之言妙在言外鄭牽合文義以求之是能無以文害
辭之弊乎箋以改緯為驛者彼以下文兩言震驚義當有別故
耳疏申毛云故徐土之方斥候之使見其為此乃陳說王之此威往
告以恐動之誤甚傳訓緯為陳詔陳列未皆驛動也何斥候之
可言又疏釋文紹鄭尺遙反是改紹為弨也疏云鄭讀之為弨訓之
為緩與陸說同又釋文敬毛魚檢反鄭為字竊將毛本作儆故
傳云儆於而威用論語望之儆於為說也今作薪者亦鄭改字
儆於而威詔王身有威也疏云詔其軍儆於有可畏之貌蓋

以王業謂王不親行故云然但據經傳意實謂王親行王業特於
與鄭為異非傳旨也
如震如怒箋云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葉此
箋改如為而也釋文一本此兩如皆作而是鄭本作而之證今作如
者仍存毛之舊也士章兩言如下章六言如文義皆同不宜此獨作
而鄭必改之者彼於重文皆分兩義則如怒之文不得通故改為而
也據上傳匪紹匪遊不敢總以敖遊也以例此經則如震如怒者如震
怒也首章既敬既戒既敬戒也二章不為不處不為處也句法
皆同胡後箋謂經文如式夷式已庚作庚祝之類皆以詩須四字
成文不得不兩用助字推之江漢之匪安匪遊匪疾匪棘皆是
此為善讀詩矣

鋪敦淮濆仍執醜虜傳濆涯仍就虜服也箋云敦當作屯陳
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以臨敵就執其衆之降服者也某箋義
非也此命需臣之詞鋪病也敦厚也言為徐方為敦厚病此淮涯
之國故使如就其震驚而執其醜虜也鋪敦淮濆與首章惠此
南國相應徐方強暴為淮濆之病今執而服之故為南國之惠矣鄭謂以
淮徐為土故此章為伐淮浦之事則醜虜自謂淮浦之醜虜與
傳意迥別蹈輒同之誤甚又申毛云布陳敦厚之陣訓鋪為陳
亦非
截彼淮浦王師之所傳截治也箋云治淮之旁國有罪者就王
師而斷之案此箋誤也二章云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是所率
淮浦者即為省徐土之故非征徐之外又及淮之旁國也此正承

二年之事循淮浦之事傳訓載為治之者治其地為營壘為
駐軍之地故云王師之所經後世稱行在所矣
王旅嘽嘽傳嘽嘽然盛也箋云嘽嘽閒暇有餘力之顏案箋為易
傳者毛以上之事駐軍此之進戰故書為師之其盛鄭以此在之後
為未伐徐故云閒暇有餘力耳又此傳以嘽嘽為盛與上芾芾然盛也
不敢從以教遊也傳之意同皆極言王師之盛以見書戒其無然
之意箋云閒暇亦與上箋軍行三十里亦非餘後也亦非教遊也
下箋王者善戰者不陳守信自實滿之意同皆謂宣王此舉已極用師之道故
戒其常然也訓詁既異文義皆別矣蹈云其師之盛嘽嘽然閒
暇有餘力也竟以一語通兩家之驛騄耶
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濯証徐國傳綿綿覩也翼翼敬也濯大也箋
云王兵安覩且皆敬其勢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既服淮浦矣今
又以大証徐國之必勝也案此箋誤也上下駐軍淮浦此即下進
戰克敵事此承二年之有此徐土之事也載彼淮浦正以証徐為記史家
事之師次某地証某國矣不測之也不克之也之測機克敵也此
正與徐戰之事箋意以徐不戰而服亦非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傳猶謀也箋云猶當允信也王重兵之雖
臨之為守信自實滿兵未陳而徐國已來告服所謂善戰者
不陣案箋說誤也此美王謀之善即序所謂有常德也首二
年命將戒師三年聲罪致討四年循淮駐軍五年測機
克敵皆是王謀之實故末年為歸美之詞亦正徵示不可窮兵也
浚宣王竟有姜戎之效召穆公善有先見者歟
贖武之意所以為戒也鄭誤以戒為戒王幸行武事故為善戰

不陣之說以見可常之義於上章連言六如極力鋪張是得謂
之未陳乎狂即蔽字荀子歸詩外傳引詩俱作猷箋改作狂
訓為當與三家亦不合也

瞻卬

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
夷瘵傳瘵病夷常也罪罟設罪以為罟瘵愈也箋云屆極也天
下騷擾邦國無有安定者士京與民皆勞病其為殘酷疾病
於民如蟊賊之害禾稼然為之量常亦量止息時施刑罪以網羅
天下而不收斂為之亦量常量止息時此目王所下大惡某箋義
非也屆至也言王為殘害靡有常至之變詔諸侯不知何時被
害也承上邦靡有定句設罪以為罟靡有常愈之人詔國人

無囚不服荼毒也承上士民其瘵句為箋所云則經當作靡夷
靡屆靡夷靡瘵矣士民詔廷臣及畿內之民對列邦言之也箋
以士為士京亦非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如覆奪之箋云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
大夫無罪者某箋義非也此言殘害諸侯之事也下句無罪有罪
言害及士民之事分承邦靡有定士民其瘵二句文義自明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傳哲知也箋云哲詔多謀慮也城猶國也
丈夫陽也陽勤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也陰靜故多謀慮
乃覺國某箋義是也婦道量成故以無非無儀為正有謀慮乃
覺也下傳云婦人量與外政亦是此意釋文知音智王申毛如字王以
知讀如字不知何說傳意不然○此二句注疏本在二章之末朱傳呂

近屬三章之首以經考之朱氏是也段陳兩家皆從之

懿厥哲婦為梟為鴟箋云懿有所痛傷之聲也厥其也其之

王也梟鴟惡聲之鳥喻襃姒之言無善案懿蓋段懿為噫

如十月之交箋云抑之言噫也彼段抑為噫与此同據此箋知哲夫

二句本屬此章之首鄭以噫為痛傷聲之言當屬首句故移

屬上章之末耳懿美也見漢民傳呂紀李氏曰漢谷永舉懿厥哲婦

頌師古注云言此王以哲婦為美是也承上傾城之哲婦為美者

鮮不為梟為鴟詛襃姒之無由王縱之也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傳寺近也箋云又非有人教王為亂語王為

惡者是惟近愛婦人用其言故也案箋義非也教誨詛教誨

婦人也承上句之亂之生自婦人非有教之誨之者是由王惟婦人

之近故耳深責王之詞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傳忮害忒変也箋

云鞫窮也譖不信也竟猶終也胡何慝惡也婦人之長舌者多謀

慮好窮屈人之語忮害轉化其言無常始於不信終於遠背

之其言謂其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為惡不信也案箋義非

也譖謂讒譖也胡承珙曰言長舌之婦能窮人以忮害轉變之術

始則用其譖慝終乃工相欺遠譖始所以為忮竟背所以為忒

是也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即申言其竟背之事言譖人於始而

終則背之自曰不中乎乃云我何害為是譖人之惡也歟

箋以為不作為說蓋段譖為僭与巧言同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傳刺責富福狄遠忌

怨也箋云介甲也王之爲政既無過惡天何以責王見變異乎神
何以不福王而有災害也王不念此而改修德乃令女被甲夷狄來
侵犯中國者反与我相怨謂其疾怨群臣叛違也案箋義非
也天斥王也言王何以見責乎何以神不福王乎維信衰亂故也王
毋見責不福之由當疏違衰亂以弭災變今王乃念爾大丕疏
違之衰亂而惟於我相怨忌痛有益乎予我也我賢人也即所謂下人
之云亡者當時必有所指王肅云念爾大道違靈及与我賢者怨
乎其辭下句是也但共以介狄爲大道違靈怨未於張而強說經蓋對上時
維歸寺之寺云其近狀云其違介狄者大丕疏違之人謂衰
亂也箋謂被甲夷狄近矣既女引此作念爾介狄違於毛本作狄違
新改爲狄耳疏云毛讀狄爲狄違非是
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傳類善殄盡瘁病也
箋云弔至也王之爲政德不至於天矣不能致徵祥於神矣威儀
又不善於朝廷矣賢人皆言奔亡則天下邦國將盡困病矣箋義
非也呂記蘇氏曰弔閔也毛難常於言王不思神見責不福之故而不知衰亂當違而雅歸之是近
睨視災異是不弔不祥也今常疏違者而怨忌賢人盡國於萬一今怨忌賢人則
儀不善也未以異雖然尚有賢人尚可挽回異人之云亡則邦國盡
病無可如何矣序云大夫刺幽王也云詞也箋云賢人皆言奔亡逃甚亡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傳優渥也箋云優寬也天
下羅罔以取有罪亦甚寬謂但以災異譴告之不指加罰於其身
疾王爲惡之甚賢者奔亡則人心無不憂案箋義非也天斥王也降
罔即首章之罪罟謂羅罔士民之無罪者也傳訓優爲渥渥厚也言
王降此罪罟其毒甚厚也若箋之說則是以王身爲有罪矣詩

人忠厚殆必不能心之憂矣凡伯自云其憂之甚（時情）也箋謂人無不憂
之能
維其幾矣傳幾危也箋云幾近也云災異譴告離人身近愚者
不能覺案此箋訓幾為近似與傳義不甚相遠然其意則迥
殊也鄭以天之降罔為上天下災異則優之訓渥義不得通故改
訓寃上說為寃則此宜為近故云離人身近云近殆取王身也傳
意自指人之罹罪罟者云謂危殆耳疏知鄭訓為異而仍用箋
說失之
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傳藐藐大貌鞏固也箋云藐藐美也王者
有美德藐藐然無不能自堅固於其位者微藏之也案箋義非
也序云刺幽王大壞是凡伯靈其將亡故作詩刺之篇中無括歸
傾城邦國殊瘁等語危悚極矣無緣於此將微藏之鄭必為此
說者彼以藐藐為美則昊天不當斥幽王故以為不有美德其意
從指王者而曲為之說也夫詩人稱昊天上帝者皆不能顯斥其君故為
託云耳若從指王者何難明言而言昊天乎若從傳訓藐藐為大
貌幽王之惡而言大者乘與桑葉俾彼昊天義同言此藐藐然
雲大位之王無使至於不克鞏固其位庶幾無忝皇祖周叔尔
後之子孫也危之之詞
呂旻
呂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不呂公之臣也箋云閔
病也案此箋誤也泰雖傳云仁覆閔下謂之旻天是旻者悲閔
之義故云旻閔也但經云旻天是閔（託王者之詞）稱篇名呂旻是閔（擾臣下）時之

[illegible]稱
[illegible]猶呂公不可云是故申之云閔天下無及呂公之臣也明
[illegible]討人特名篇
借是閔下之義以寓其閔時之思[illegible]微殊其為悲閔一也鄭
[illegible]云結結訓閔為病可也訓是為病則不可也
[illegible]經是天之是訓病故此箋訓閔為病疏謂與是天之義其之意
箋訓閔為病
小義不知鄭之失正由誤解是天耳
是天疾威天篤降喪箋云天斥王也疾猶急也病乎無王之為政
也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謂重賦稅也棄此箋誤也
是天斥王也是天本以閔下為德今乃疾病人矣感眾人矣是天不
也天也皆
閔下而厚降此喪亂也上句云是天見王者當仁覆閔下之句承疾
威之文是望閔下之德故但云天[illegible]其為[illegible]一也鄭注於下句云
天篇以上句是為詩人病天之[illegible]疾威其病乎者正釋經之是云天斥王也明者
上下兩天皆斥王明其之是者只是病之意故序箋訓閔為病矣不知訓閔為憾釋
病可也訓是為上病不可也疏謂以天斥王也專釋下句乃云是天亦
箋非仁覆閔下之是天也

斥王也亦解鄭旨箋解疾威與小是及蕩兩篇皆不同鄭義前
後自相乖違多此類表謂表亂即下句饑饉流亡是也箋云
重賦稅未知何據
天降罪罟蠡賊內訌傳訌潰也箋云訌爭訌相陷入之言也王施
刑罪以罹罔天下眾為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自內爭相讒
云案箋義非也詩訓訌為潰與抑傳訌潰也義同謂潰亂也
王降罪罟以殘害下民由蠡賊之人為亂於內故也下句潰
[illegible]
回遹是其亂事矣釋云云訌潰也釋文訌顧作訌訌是亦雅義
與毛同說文訌讀也讀下云中止也司馬法曰師多則民讀之止也中
止即內亂之意
[illegible]椓靡共潰之回遹實靖夷我邦傳椓夭椓也潰之亂也靖

謀事平也箋云瞽椓皆老人也瞽其官名也椓之毀陰者也王逸
賢者而近任刑者之人豈肯共其職事者皆潰之於維邪是行
皆謀事滅王之國案箋義非也正月天夭是椓傳云君夭之在
位椓之此傳夭椓即蒙彼經為說之蠢賊之人得肆其潰亂者
以此瞽因夭椓下民靡有能共其職事者皆潰之於逮亂邪俾之
小人耳雪實使之謀平治我邦國是有不亂者乎呂紀王氏曰
言所使請事我邦者非其人也說寂得之馬瑞辰曰椓通作諑衣
十七年左傳大子又使椓之辭文椓古與諑通楚詞諺諑詞予以善
淫王逸注諑猶譖也正月天夭是椓正義王夭害之在位又椓譖
之此傳以椓為夭椓正訓椓為諑譖之諑至箋以瞽椓皆老人是
讀瞽為闇讀椓為刖劓斀黥之斀與傳異義是也箋

以瞽椓為老人以事為事滅顯與傳違雖愚者猶知之疏用鄭義
申毛誣已
皋之訛之曾不知其玷傳皋之頑不知道也訛之窳不供事也箋云玷缺
也王政已大壞小人在位曾不知大道之缺案此箋誤會傳之意也傳以
頑不知道釋皋之之義非釋經之不知也頑不知道云其愚窳不供事
云其惰愚且惰是其玷也其者其小人也朱傳曰云小人在位如此而
王不知其缺是也
兢之業之孔填不寧我位孔貶傳貶隊也箋云兢之戒也業之危也天
下之人戒懼危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
侮政教不行後大戒伐之而周與諸侯世異案此箋誤也我之
賢人也經以兢之業之與皋之訛之對云詔勤明職事者也以我位孔

貶与當不知其玷對云謂時遭退黜者也朱傳曰至於戒敬恐
懼甚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貶黜是也此章傳箋義異初
非難知諸家多從箋說未免門戶之見
如彼棲苴傳苴水中浮草也箋云如樓上之棲苴案傳水中樓
疏以樓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上為樓理亦不愜故箋如樓上之棲苴之是草木之
枯槁者故在樓未落及已落為水漂皆稱苴也案疏說非也箋苴當作柤一切經音義引
詩作如彼棲柤蓋三家詩有作柤者鄭據以改毛也柤即樝說文樝果似梨
而非樓上之棲柤蓋謂柤梨輩在樓樓在樓者張參五經文字苴七
余反又音查見詩大雅其音查者即柤也是鄭箋作柤此經本有兩讀之證釋文量音恐誤傳以
苴為水中浮草謂枯草漂流水中者因王逸楚詞注生曰草枯曰苴是也
上句策旱之草以前生成無聊此水中棲浮苴以前死亡枕藉皆乾亡之象故
下句云量不潰亡云不久必乾也下箋云量不乾者言皆乾也非是
維昔之富不如時傳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箋云富福也時今時也
案箋義非也富謂今天祿者時是也是讒佞也承上皋之訿之二句文

義自明
維今之疾不如茲傳今則病賢也箋云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案
箋義非也此者亦此讒佞也所病不如此所富之讒佞故傳云病賢也承上競之
案之三句其云不如茲則承上句所富而云也
其義自明此作上章之上云昔時所進用不如此見今之進
用非人故傳云昔復云今此云今日所退黜不如此正明今之退黜失當故傳云今不云昔
經雖已
道今昔雖對舉其日時曰茲皆指讒佞祠量差別特變文以協句耳其經
其實但主刺今
時茲皆指讒佞而上傳云讒佞復云仁賢此傳但云賢不云讒佞
者上經不如時主刺所富所富者即皋之訿之人故傳云今也富明不如時
者承上章云之也但經
云昔之所富不云今之所富故先云往者也富仁賢以明不如之意此經不說也
如茲主刺所病所病者即競之業之人故傳云今則病賢也所病既
即承上句所富之讒佞茲者自明是不如此所富之讒佞茲字即承上句不如時云之
是賢則不如自明經不刺往者不須復云往者之病讒佞矣
傳文簡質猝難索解細繹之正復曲而達無義不備也箋於上章誤解

故此章皆強為之說
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傳彼宜疏今反食精粺替
廢兄莅也引長也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職主也彼賢者祿薄食
麤而豫椽之黨反食精粺女人耳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
莅復主長此為兄之事乎責之也案箋義非也彼疏斯粺謂少得
食夫祿承富饒佞言之胡不自替謂賢者不能不退廢承上病賢
者言之故從之云職兄斯引言且少人道長君子道消主此之故兄
從益引長也箋於上句誤釋宜其於傳彼宜食疏反食精粺之說不
得其解矣然少人而責其不自退廢不亦迂乎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傳頻厓也箋云頻當作濱厓狂外也自由也
池水之益由外灌焉今池竭人不云由外量益者與云由之也喻王於
池也政之兄由外量賢臣益之案箋義非也池竭喻國祚將終
如池之將竭必先自厓岸先見減損喻國祚將終必自邊境
先見侵削即下經曰蹙國百里是也鄭以下句自中喻賢犯故
云外量賢臣耳頻濱古今字亦不煩改也
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傳泉水從中以益者也箋云泉者中水生則益
深水不生則竭喻王於泉也政之兄又由內量賢犯益之案箋義
非也中喻小人居內也泉之將竭必自水源絕於中喻國祚將終必
自小人兄於內即上經蠡賊內訌是也列女傳續篇引此詩云成
帝之時舅氏擅外趙氏專內其自竭越蓋亦池泉之勢也箋說
正本三家詩
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戴我躬箋云溥猶徧也今時徧有此內外之害
矣乃莅復主大此為兄之事是不戴王之身子責王也戴謂見誅伐案
箋義非也溥大也外見侵削內多蠡賊大矣此之為害矣主此之故兄

誰益弘大不烖及王身乎危之也哉宜矣同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僅辟開日蹙但

也箋云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也言有如者時賢臣

多非獨召公也今幽王臣無有舊人也先王謂宣王召公召穆公虎

也胡承珙曰小雅黍苗刺幽王即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則此詩召公

亦當指召穆公下文於今之人不尚有舊幽王去宣王中興未遠

故知之召穆公為幽王國任舊人是文武之世無王遠矣安得復言有

舊乎又引陸堂詩學曰蘇傳以辟國百里指君奭之分陝為之分

非事之義庶矣鄭箋開其端蘇氏承其誤不知詩人本旨近舉

先王中興之業若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海云云是

也何其盛也何其衰也悲憤覺悟屬主之深意當謂受命必屬文

武宣王獨非受命之君乎此足明箋說之可誤義又云指者鄭以

陳奐曰昔者宣王受命中興復文武之境土有如此召公之臣是以日辟國百里鹽鐵論地廣篇云周宣王辟國千里是其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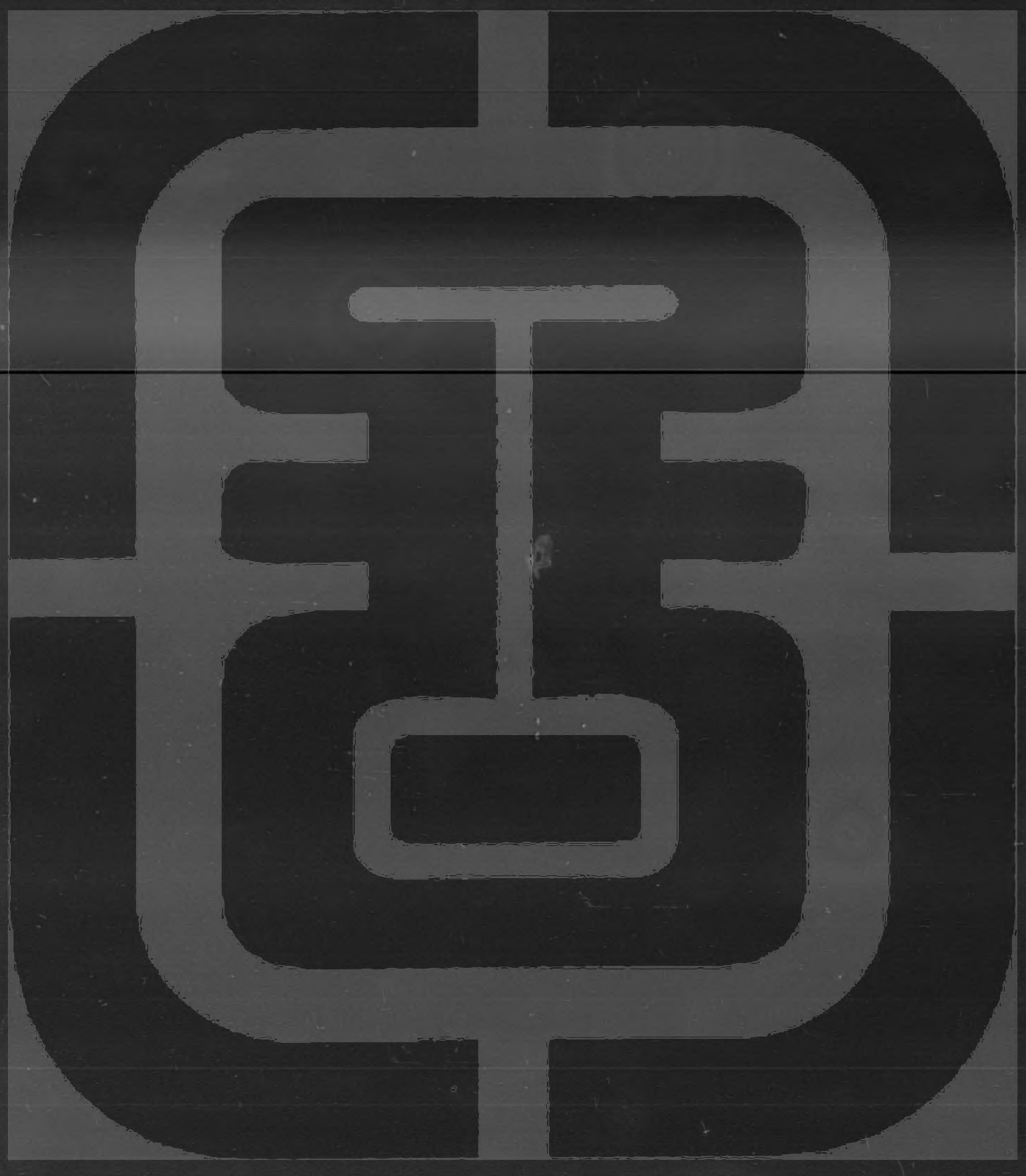
受命為符瑞非文武不當故耳牽合以就其說耳

於乎歎辭維今之人不尚有舊箋云歎其不高尚賢者尚任用舊

德之臣將以表亡其國案箋義非也今之人謂今之臣尚猶也今

之臣尚不能有舊人若召公者乎言有之不用耳蕩云雖無老成

人尚有典刑詩意與此同序云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正指此經矣

箋以先王為文武則幽王之臣不得復有文武舊人與其說不合故

以今之人指幽王又訓尚為高尚皆強說也